

今古應全書
甲部之四
蕭天石著

中央政治學校圖書館藏書
中央政治學校圖書館藏書
中央政治學校圖書館藏書

大學

中學

小學

師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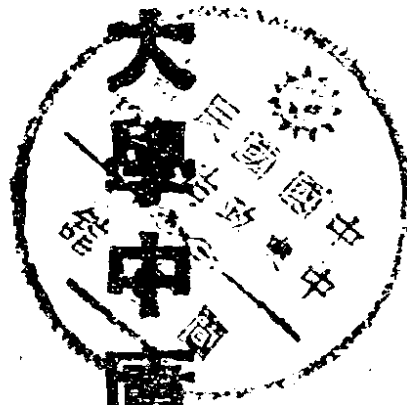
教育

121.25
727

大江出版社印行

今古度全書
甲部之四

蕭天石著



大專中
庸貫義與君學之最高原理

大江出版社印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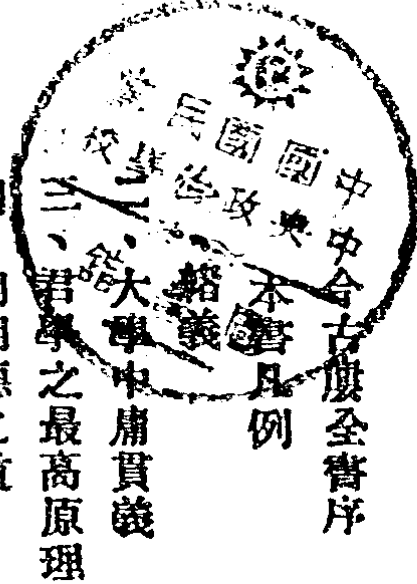
121.25178
727

今古慶全書
甲部之四

大學中庸貫義與君學之最高原理

邵陽蕭天石著

目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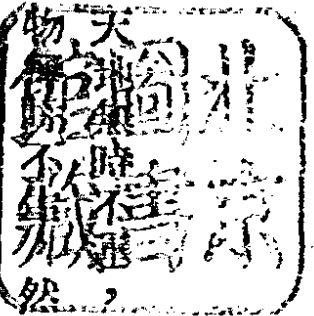
- 一、緒義
- 二、大學中庸貫義
- 三、君學之最高原理
- 四、明明德之道
- 五、新民之道
- 六、止至善之道
- 七、格物之道
- 八、致知之道
- 九、誠意之道
- 十、正心之道

23635

十一、齊家之道

十二、治國平天下之道

今古樓全書序



或問於余，今古樓全書何書乎？曰：宇宙無時不變，然有其恆在，其序在，日月無時不行，然有其常在，人類無時不遷，然有其學在，萬物無時不生，然有其列在，今古無時或同，然有其經在。存乎其中者有自，貫乎其中者有道，道者一也，一而有萬不同之謂大，大而無窮，無窮而化之之謂聖，聖而無物，無物而不可知之謂神，神而無形，無形而補然充乎宇宙，塊然垂諸萬世而不易，不易而易，易而不易之謂道，聞道而悟，永為我有，可守而不失之謂得，明人之所共昧，正人之所共誤，棄不可存，而又為人之所共存，而存可存又為人之所共棄之謂獨得。有得而傳道之謂教，筆道之謂書，受道之謂學，學以致用，教以使用，書以適用。人之所以為人之道，在明己明人，明國明世，修己修人，修國修世，立己立人，立國立世，達己達人，達國達世。總之在用己用人，用國用世而已。用則成，不用則藏，生死成毀用藏，形雖異而實則一也。藏身於道，藏人於天，則道在而身亦永在，天在而人亦永在，藏言於書，藏學於教，亦然也。

古之行大道者，法天則地。夫天地，恩被宇宙而不為大，覆載萬物而不為有，自然無為而自成，周行不息而無止。故宇宙之大始曰絪，天地之大德曰生，萬物之大軌曰行，人類之大知曰公，聖人之大道曰中，君子之大守曰正，國家之大治曰禮，心性之大修曰誠，社會之

大紀曰法。道者一也，始於無，本於生，成於行，和於公，執於中，守於正，發於誠，要於禮，動於法；斯九者天下之大道也，一以貫之者，中也。由無而之有，必因乎中，生生不已，必契乎中，行行不亂，必循乎中，公而無私，必準乎中，正而無偏，必裁乎中，誠而無僞，必出乎中，禮而至善，必止乎中，法而至當，必盡乎中。中也者，黃帝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歷聖相傳之心法也。內聖外王之道在於斯，修齊治平之道盡於斯，約之則爲一，化之則爲萬。爲而忽有，應而愈出，若乃待一支而遺全體，守一曲而昧大方，則不能語於斯。若是我而非彼，或見彼而非彼，則莫若全忘於無，魚忘於水，獸忘於山，人忘於氣，萬物忘於天地，故曰大恩無恩，大德無德，大道無道，大有無有，至仁不仁，至義不義，至政無政，至兵無兵。故曰：道有形而無形，道無用而有用，無形之形，無用之用，無爲之爲，無治之治，知之者其唯天乎？其唯聖人乎？

或問道可傳乎？曰：不可傳也。莊子引老子有云：「使道而可獻，則人莫不獻之於其君，使道而可進，則人莫不進之於其親，使道而可以告人，則人莫不告其兄弟，使道而可以與人，則人莫不與其子孫。」曰：然則何傳乎？曰：道可以萬觀而無窮，智者必有一慮之失，曲士必有一得之惑，以一得之惑正一慮之失，不亦宜乎！

夫嘗與言，人之所出，讀其書，聞其言，其人可知也；然嘗非人也，言非人也，嘗與言，不過人之萬一焉耳。故讀其書，聞其言，其人可知者，不過人之萬一焉耳。昔莊子有言：

「世之所貴者書也，書不過語，語有貴也。語之所貴者意也，意有所隨，意之所隨，不可以言傳也。而貴書傳者，世雖貴之，我猶不足貴也。爲其貴非其貴也。」又云：「桓公讀書於堂上，輪扁斲輪於堂下，釋椎鑿而上，問桓公曰：敢問公之所讀者何言耶？公曰：聖人之言也。曰：聖人在乎？公曰：已死矣。曰：然則公之所讀者，古人之精粕矣！桓公曰：寡人讀書，輪人安得誣乎？有說則可，無說則死，輪扁曰：臣也，以臣之事觀之，斲輪徐則甘而不固，疾則苦而不入，不徐不疾，得之於手而應之於心，口不能言，有數存焉於其間，臣不能以喻臣之子，臣之子亦不能以受之臣，於是行年七十而老斲輪，古之人與其不可傳也死矣，然則君之所讀者，古人之精粕已矣。」故今古樓全書者，今古樓主人之精粕也，是以其書可讀而不可讀，必讀而不必讀，讀與不讀，則不在余，而余之所以爲書，亦不在於斯。

或問於余，然則究何書乎？曰余常謂讀書宜活而不宜執，宜生而不宜死。讀古人書宜求用古人而不爲古人所用，宜知擇履以適足，不宜削足以適履，著書立說，成一家言，亦宜求其所以益世益用，不宜使其有所害世害用。行舟於陸，行車於洋，未之可也。我國五千餘年文化，一部最偉大精深博奧之書爲易，漢書藝文志云：「易爲六經之源。」先父瑤階公亦嘗謂「易爲中國文化之源，不明易，不足以明六經之理，不足以明諸子百家之旨，不明易，不足以明天地萬物之奧，識人類死生之情，達治平進化之旨。」至哉斯言，夫易之爲書，即在教人以極深幾開物成務之道，教人以變通應化至德利用之道，教人以育生保生厚生廣生之道

。朱子有云：「至哉易乎，其道至大而無不包，其用至神而無不存。」易傳云：「明於天之道，而察於民之故，是興神物，以前民用。」又云：「化而裁之謂之變，推而行之謂之通，舉而措之天下之民謂之事業。」又云：「八卦定吉凶，吉凶生大業。」又云：「以通神明之德，以類萬物之情。」總之，易之爲書，其製旨在求用世之標準，亦即以功利與事業爲目的，惟此所謂功利與事業，非謂個人之功利主義與個人之事業主義，而爲國家民族社會人類之功利主義與事業主義。必如是，方可謂「易與天地準，故能彌綸天地之大道。」宇宙間萬事萬物，無不以此爲準，故讀書求知，著書立說亦莫不然，求其有功於人類社會，有利於國家民族。切不可爲書而讀書，爲書而著書，本此適用原理，於是選取古籍，慎加論證，誤者正之，訛者考之，僞者去之，疑者辯之，晦者明之，澀者通之，適用者留之，不適用者舍之，以求益於後學，求用於來茲，并參己意，嚴其體系。同時，金匱中各部諸有古著，有新著，治古今於二爐，故以今古名樓。而以今古稱名全書者，則在明此係個人之私見，而公諸同好，不敢強不同好者之是書之所是也。

湯之盤銘曰：「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蓋人類爲進化之動物，無日不進，無時不進，日進月累，則歲不同。而時移則世異，世異則事變，事變則理遷，理遷則法更，吾人求生之工具不同，則生活之方式自異，生活之方式不同，則治理之法則自異。故孔氏曰，君子時中。孟氏有孔曰聖人之時者也。宋穴居野處適用於今民，弓戰矢爭競勝於現代，未有不

適笑大方而自取覆亡者也。本此日新原理，於是慎選古籍，幽者顯之，微者彰之，隱者顯之，要者聚之，變者棄之，不變者存之。求立其大本大常大經大道。并力極其現代化，古衣今裝，在求益用而已矣。并參己意，鑄個人之生命。惟學也無限而生也有窮，故知也無涯而書也有數，力之所逮，遺象一二，知我罪我非所計也。

孟子曰：「始條理者，智之事也，終條理者，聖之事也」。朱子謂「智是知得切，聖是行得切」。方今之科學，即條理之學也。用科學之方法以求知，爲智之事，用科學之方法以行事，則爲聖之事。一部易經，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散之在理，則其象無窮，其義無盡，周流無息，變化無止；故卦終未濟，未濟者，無盡也。統之在道，則實始於太極，太極一也。故曰：萬有生於一，大業備於一。大學格致誠正修齊治平之學，條理粲然，六藝之學亦條理粲然，聖學無不注重於此，唯多隱微難顯，不易尋繹，爲使讀者用力少而得功多，唯有以科學之方法作嶄新之研究，而使其體用本末，條理粲然，使讀者一目而得其窳微精要，亦在求廣用而已矣。惟死生有數，今日不敢必明日之何如，有見而言，有得而書，不敢待老也。惟亦不敢是已而非人，妄習而毀不見，以貽朝菌不知晦朔，蟪蛄不知春秋，井底不可以語海，夏虫不可以語冰，曲士不可以語道之謂。有見則言，有得則書。言爲我言，書爲我書，無言無我，無書無我，即吾人之言，吾人之書，仍無言無書無我。雖曰「私見」。實亦有往之所共見。惟學爾操觚，難免舛失，拋磚引玉，尚望海內賢達有以爲教也。是爲序。

本書凡例

一、大學中庸二書，爲中國固有之政治哲學倫理哲學人生哲學之寶典，體用兼賅，條理井然。匪但爲吾人進德立業之門，且爲歷代學者公認爲內聖外王之道。本書力求其一貫之道，與君學之最高原理，加以詳盡之闡述與剖析。其內容與自漢以來所有解家之意見不同，對歷代名儒學者之註釋，極少引用，對先賢意見，亦不欲過事批評，蓋見仁見智，自各不同，毋須因吾之所是而非人之是，并因吾之是而強人之是吾之所是而非吾之所非也。真理往往須數千百年後，方有知者，有罪我者，吾亦無用揣焉。

二、本書係今古全書甲部之四。

三、本書係四年前在長沙中國國學研究會之講稿，此次爲黃埔季刊大學中庸研究專號而檢出，重新加以整理增刪而發表之者，掛漏之處，在所不免。

四、本書未另載大學中庸原文，讀者如須原文對照讀時，可另覓原本。惟本書以未另揭原文故，對二書原文全部錄用，無有或遺，惟次序則有變更，且係夾述於文中耳。

五、本書對引用大學中庸及其他各書原文，未另加詮釋，中國學未有相當根底者，難期一讀即了然於其大義。惟多讀，吾人天命之靈感自有恍然大悟悟貫通之一日。讀註解

最易埋沒天才，丟丟了自己。

六·本書多係就大學中庸原義加以發揮之者，與原義毫無關連者，雖亦為各章之至理要義，亦未便多所加入。

七·本書大學中庸貫義一章，艱澁難讀，然確係宇宙間之至理，非欲研究此道者，可置之。自明明德之道一章以下，有益於身心性命之處極多，讀後默以思之，當知吾言之不謬也。

大學中庸貫義與君學之最高原理

蕭天石著

一、緒論

大學中庸二書，垂示君學，總顯君德，特明君道，條揭君則，乃尼山一貫之道之所由見。古者聖人，法天則地，觀天文以立人文，本天道以立人道，因天而立人紀，率天德以立人德。自羲農軒黃以至堯舜禹湯文武，莫不有其一貫之道統相傳相繼，而明明德以在位者也。至孔子生際春秋之亂世，始有德無位，退而講學，授弟子三千人，集述歷聖之大成，以明斯文之在茲而繼斯道之墜緒。刪詩書，訂禮樂，修春秋以後，又恐者囿於見聞而不知化裁，安於小知而罔識大體，泥於近功而忽遺遠用，又繫周易傳大學中繼道統，垂天下後世萬民以進德立業內聖外王之道，盡性至命天人合一之學，於是此一大道始明。

大學列禮記第四十一篇，中庸列禮記第三十一篇，當漢唐時即有專本單行，鄭康成孔穎達乃爲之疏義。古以詩書禮樂易春秋爲大經，論語大學中庸孝經孟子爲小經，至宋理宗始以孔子書取士。宋二程對大學始改竄古本舊文，然未分經別傳。至朱熹始言傳爲曾子所作，臆之處。中庸原爲單本，漢書藝文志有中庸二篇，於別錄屬通論，劉向輯入禮記，馬融鄭康成

編入第三十一。惟後仍有單本行世。隋書經籍志有中庸講疏，司馬溫公有中庸廣義。漢司馬遷，唐陸德明，宋程朱諸謂爲子思所作，近人胡子霖，則謂爲孔子所作。中庸古本元爲一篇未分，鄭康成始離其章句，迄朱熹又尋其文義脈絡，分爲三十二章。此與大學之分經別傳又分傳爲十章者，同所以便讀者，學者當求其整然一貫之義。蓋二書有一貫之理可尋，有一貫之道可守；其學極天人，其道彌六合，其理盡事物，其義激古今，其變無窮，其用無盡；約之則爲一而其小無內，散之則爲萬而其大無外，百姓日用而不窮，歷億萬載而不易。若一言以蔽之，則不外爲君學之最高原理。一字以蔽之，則不外爲中爲一。君者，長也。長十人者爲十人之君，長百人者爲百人之君，長千萬人者爲千萬人之君。長一鄉者爲一鄉之君，長一縣者爲一縣之君，長一省一國者爲一省一國之君，長一機關一事業一團體一政黨者，爲一機關一事業一團體一政黨之君。長人類之思想，精神，道德者，爲人類思想道德精神之君，故社會上之聖賢君子至人，亦卽社會上之君。是故聖賢君子帝王之道，皆君道也，聖賢君子帝王之德，皆君德也，聖賢君子帝王之學，皆君學也。人皆可以爲堯舜，人皆可以爲孔老，堯舜不爲上，不爲大，孔老不爲下，不爲小，其得其成其長人羣帥萬民則一也。易乾文言君子大人聖人并稱。於初九曰龍德，於九二曰君德，於九五曰天德，一而二，二而一也。初云龍德，本也。二非君位而云君德，明有君德者不定居君位也。五爲君位而云天德，明天人合一，率天德以立人德，以明人德以合天德，則內外交養於一以濟君德也。

大學中庸二書，宏詩書禮樂易春秋六藝之要旨，治宇宙哲學，歷史哲學，政治哲學，人生哲學之精華，以天地人物爲一貫，以死生德業爲一條，曲盡精微，罔不至當，所謂放之四海而皆準，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者也。人爲萬物之靈，而君爲人羣之長，故君學實爲人類至高至上至善之學問知識德行之總體。孔子集中國文化之大成，而二書，又爲其垂示君學之最高原理，故欲精究二書，不可不深明中國全部文化之要旨，而精究二書之後，即可得中國全部文化之精蘊也。尼山於此，不但教人以人之所以爲人之道，人之所以異於禽獸之道。且所以教人以爲聖賢爲帝王及教帝王應帝王之道。夫堯舜，帝王之最上焉者也，孔老，聖賢之最上焉者也。惟盡人皆可以爲堯舜，然不定盡人皆必能爲堯舜。堯舜有德有位，孔老有德無位。桀紂有位無德，衆人無德無位。衆人之中，尙有許多錫名之堯舜孔老，伍於衆人而實非衆人。以貧富貴賤壽夭苦樂榮辱成毀生死爲一貫，而遊心乎天地之外，變氣於大化之中，不願乎有跡有爲有言有名者。謂之爲堯舜可，謂之爲衆人亦可。一也。聖人之道，在教人以不爲堯舜，便爲孔老，不及堯舜孔老，則亦必爲賢人君子。蓋取法乎上，必得乎中，取法乎中，則必得乎下。欲以聖賢及治平之道期萬民，非鼓勵人人讀書以作官爲業而必在治平之位也。故君學之最高主旨，首在教人以爲聖賢君子大人至人之道。志乎斯，力行不懈，自強不息，則其終也雖不至，亦必不遠矣。必離乎捨跖桀紂之林，而免爲國家民族社會之害馬也。故中庸曰：「君子素其位而行，不願乎其外。素富貴行乎富貴，素貧賤行乎貧賤，素夷狄行乎夷

，素患難行乎患難，君子無入而不自得焉。在上位不陵下，在下位不援上，正己而不求於人。上不怨天，下不尤人。故君子居易以俟命，小人行險以僥倖。」國父孫先生教人以須志做大事，不可立志做大官。亦得此言之旨也。惟人可不治平之位，然不可無治平之德。修德所以使人存人之性立人之道也。故所謂君學，亦即人學，做人之學，在教人以做人之要道而遠離乎禽獸之境之學也。

孔子曰：「入其國其教可知也。其爲人也，溫柔敦厚，詩教也；疏通知遠，書教也；廣博易良，樂教也；絜靜精微，易教也；莊儉恭敬，禮教也；屬辭比事，春秋教也。故詩之失，書之失誣，樂之失奢，易之失賊，禮之失煩，春秋之失亂。其爲人溫柔敦厚而不愚，則於詩者也，疏通知遠而不誣，則深於書者也，廣博易良而不奢，則深於樂者也，絜靜精微不賊，則深於易者也，屬辭比事而不亂，則深於春秋者也。」然而欲其深於六藝之教而不失，無過無不及，止於至善而力行之，則爲大學中庸之教也。得之則爲智仁聖義中和之完人，失之則爲愚誣奢煩賊亂之小人。

孔子告曾子曰：「參乎，吾道一以貫之。」告子貢曰：「賜也，女以予爲多學而識之者？」對曰：然，非與？曰：非也，予一以貫之。」繫易曰：「天下之動，貞夫一者也。」是夫中庸可「一以貫之」也。匪但大學中庸可「一以貫之」。即孔子之道，亦即孔子之全部學思想，諸可「一以貫之」。論語述而第一章曰：「子曰：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竊比於我

老彭。」「中庸第三十章曰：「仲尼祖述堯舜，憲章文武，上律天時，下襲水土。」孫中山先生答馬林（第三國際代表，民國十年在桂林。）問其革命思想之基礎，曾謂中國有一道統，自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相繼不絕。而其革命思想之基礎，即是繼承此一正統思想來發揚光大者。由是以觀，則匪直夫子之道，可「一以貫之。」即整個中國文化學術思想，諸可「一以貫之。」即有其一貫之道統也。惟欲了悟此一貫之道匪易。故孔子曰：「朝聞道，夕死可也。」至曾子答門人問夫子謂「吾道一以貫之」之言，「何謂也？」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其語似是實則非也。證之以中庸第十三章孔子之言曰：「忠恕違道不遠。」便可知參言之謬也。

吾嘗謂讀書難，著書更難；立言難，知言則更難之又難。司馬遷作史記，謂將藏之名山，傳之其人。蓋所以冀或求得一二知者於千百年之後也。大學中庸二書，歷代名儒學者，釋解累是，然能得先聖之心傳者則實鮮，由斯可證此言之不謬也。吾不敢妄非先賢，惟就一時所見而不敢苟同之見，略述之以待來茲耳。

二、大學中庸貫義

欲求大學中庸貫義，則必先求堯舜禹湯文武孔子相傳之一貫大道；欲求堯舜禹湯文武孔子之一貫大道，則必首求之於易。「易爲中國文化之源。」故舍易則無以見中國文化一貫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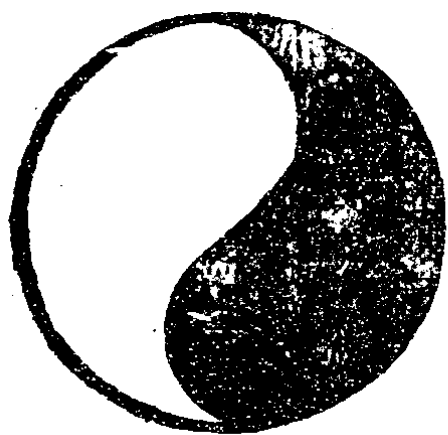
道統。易原於宇宙之自然法則而生，由宇宙、天地、日月、四時、寒暑、等一初自然現象之產生、構成、與其永恆不變之秩序之維持、存立，以及人類萬物之生存與活動，而發現自然界、物質界、精神界、皆由一同一而永恆不變之法則所支配，此支配宇宙之自然法則，無時或變而又無時不變，於是此永恆不變之法則，又必須適應此自然現象之「變」而可應萬變，方為天地間唯一不變之真理——即道。此真理，必為宇宙之法則，天地之法則，萬物之法則，又為人類之法則方可。此即周易中與大學中庸中以人合天或天人合一之思想。求人類之生活法則——活動法則，上合乎宇宙之存在法則——自然法則，便為「至善之道」——真理。故「道」者，乃合理之活動即是依從理性之活動之謂道，易言之。乃天地萬物及全體人類之所以生，之所以行，之所以然，之所以存之總原理，及其彼此相互間關係之所以立，之所以維，之所以變，之所以通，與乎萬事之所以成之總原理。亦實即天地之所以為天地，人之所以為人，事之所以為事，物之所以為物之總原理。其化有萬，其歸則一。因道乃人之所以為人之總原理。而其理又貫天地事物，「道有天道，有地道，有事道，有物道，有人道，而人道貫斯四者而總之，因用斯四者，明斯四者，乃人也。」故孔子曰：「朝聞道，夕死可也。」又中庸記曰：「道也者，不可須臾離也。可離非道也。」而老子之所以謂「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者，亦即以此也。是以人不可不明道，不明道，則不明乎天，不明乎地，不明乎事，不明乎物，不明乎人矣。不明斯五者，則不能爾斯五者，則不能成爲

統斯五者與貫斯五者之偉大領袖人物與聖賢君子。老子云：「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如日之明，如火之熱，如嬰之長，如物之生，自然而然，無絲毫勉強之謂自然。故道與自然，非「無爲」而爲「自爲」，夫天地之道，自行健，自強不息，生生不已，爲爲不止，然而莫不守其「分」，不守其「分」，則日月星辰之將紛亂混擾互擊而自滅也。何有乎宇宙。故天地無時不生而無時或生，無時不變而無時或變，生而不滿，變而永同，數千萬年以至於無窮，而仍如一者，以其各安其「分」各守其「分」也。然而其能無始無終，無盡無窮，不息不止，不毀不滅者，以其各行其行，各爲其爲，「自行」「自爲」而無息也。朱子謂：「道，猶路也。人物各循其性之自然，則其日用事物之間，莫不各有其當行之路，是則所謂道也。」各有其當行之路，卽各有其「分」也。故道者乃統人所共循必循當循之路，物所共循必循當循之路，事所共循必循當循之路，地所共循必循當循，天所共循必循當循之路。五者諸各「各有其分」而不亂，復自行自爲自強自生自然而不息不已之謂道。故曰：「道不可須臾離，可離非道也。」雖其「分」則亂，不「自行」則息，不「自爲」則死，不「自強」則弱，不自生則無，不「自然」則滅。此必然之理也。然五者又各有其共守共循共行共存之道。此道在宇宙爲自然律，在人類爲至善律，在道德爲中一律。中一律自至善，至善則自自然。中一者，中庸也。故止至善之道，卽中庸之道。

易繫辭傳曰：「易有太極，是生兩儀，兩儀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八卦定吉凶，吉凶生

大業。『宇宙由無極而生太極，故老子曰：「有生於無。」又曰：「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無極者微點也。非真無也。老子曰：「視之不見名曰夷，聽之不聞名曰希，搏之不得名曰微。此三者不可致詰，故混而為一。其上不皦，其下不昧，繩繩不可名，復歸於無物，是謂無狀之狀，無象之象，是謂恍惚。迎之不見其首，隨之不見其後，執古之道，以御今之有，能知古始，是謂道紀。』太極者，無極之顯之動之著也。亦即太一也。乃陰陽互抱互宅之象。宇宙祇有一太極，然天地人類萬事萬物，又諸各有一太極。太極本身即具有陰陽兩儀，陰陽兩儀互動而互交於太極之中而成「十」，故能生能存能成。其圖如左：（第一圖及第二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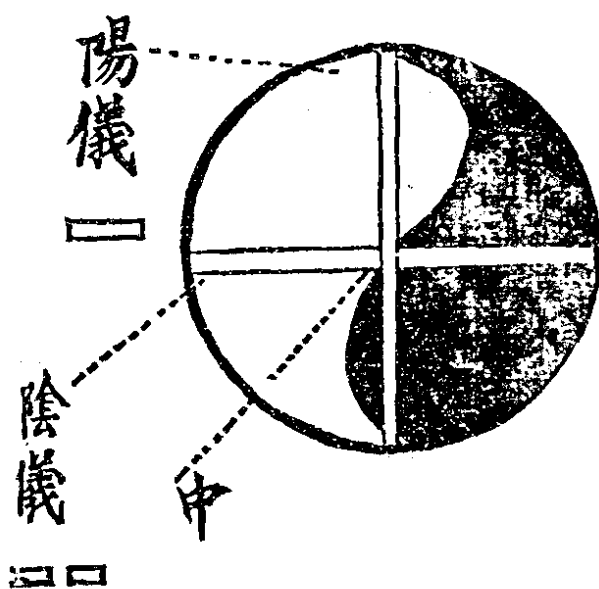
圖極太(一)



此為宇宙產生構成與進化之根本原理。亦即宇宙之發軔觀。宇宙，一陰（一）陽（一）也。陰陽，一太極也。此陰陽二儀即為宇宙萬物之根本二原素。故宇宙萬物之根本原素即太極也。孫文學說中論宇宙進化論時有云：「進化之時期有三，其一為物質進化之時期，其二為物種進化之時期，其三則為人類進化之時期。元始之時，太極（此用以譯西名伊太也）動而生電子，電子凝而成元素，元素合而成物質，物質聚而成地球，此世界進化之第一時期也。

。……由生元之始生而至於成人，則為第二期之進化。……人類初出之時，亦與禽獸無異

圖交動極太(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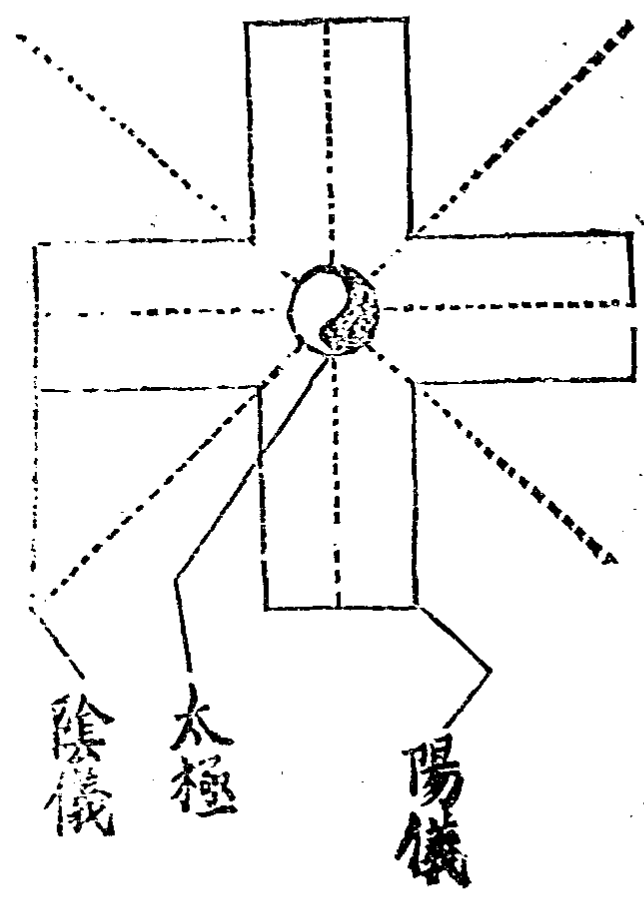


，再經幾許年之進化，而始長成人性，而人類之進化，於是乎起源。此時期之進化原則，與物種之進化原則不同；物種以競爭為原則，人類則以互助為原則。社會國家者，互助之體也，道德仁義者，互助之用也，人類順此原則昌，不順此原則則亡。科學之結論，亦是宇宙間先有物質現象，然後才有生命現象，然後才有精神現象。而宇宙與萬物之本源則即為太極，太極乃為一渾然至善純全真一之體。物質現象、精神現象、生命現象、諸由是而生。是以

太極原理，即宇宙生存進化之根本原理，人類生存進化之根本原理。人性至善與互助原則，亦係根源於太極陰陽二儀之本然的動靜至善交和互助之原則也。

易者，陰陽也，由於宇宙間陰陽二力之對立，而發現一切現象之相對而存在，如天地、日月、晝夜、寒暑、男女、剛柔強弱、生死、善惡、是非、往復……等，無一非相對而存在者。故易即為相對原理之始祖。惟易之陰陽二原理，又復統一於太極，即陰陽陶合而為太

圖泰交地天(三)



極，太極合陰陽而靜存。陰陽交動於太極之中，而陰陽兩儀顯（陰陽兩儀者，即陰陽二性陰陽二力之符號，在易用「一」代表陽，用「二」代表陰。）故曰「太極生兩儀。」陰陽兩儀顯而太極隱於相交之點。故老子曰：「天地之間，其猶橐籥乎？虛而不屈，動而愈出。多言數窮，不如守中。」愈出則太極隱而僅見相交之四象。成「十」。故曰：「兩儀生四象。」由四象圖得東西南北四方，上下左右四位，春夏秋冬四時；金木水火土五行；等各種關係，故易曰：「易有四象，所以示也。」由四象再以兩儀交之，便得八位，即得八卦方位。故

曰：「四象生八卦」。兩線之交或四線之交或無論若干線之交，或無窮綫交，自然必會於一，止於中，此一之即中。中祇能有一而不能有二，故曰太一，曰太極，諸以此也。此陰一陽一兩儀相交所生之象，為宇宙太極之象，天地交泰之象，陰陽合媾之象，生生不已之象，萬物中和之象，人類至善之象，事理中一之象。（中一即中庸一有是象，即有是理，象出理生

，求此象之所以然，卽求此象之理。世人所謂探求真理，卽求此各象之理。萬象萬理，理復歸於一，象亦歸於一，形此象於圖，卽爲宇宙太極圖，天地交泰圖，唯生史觀圖，（民生史觀圖）天下爲公圖，禮之大本圖，萬物中和圖，人類至善圖，事理中一圖。（註：天父以一陽「一」直之如「——」，下交於地；地母以一陰「一一」仰承之以成天地交泰圖，又曰止至善圖，發之於朱青長先生，天石損益之而成是圖，其詳說見於今古廣全書甲部周易正義中。）其圖如第三圖：（此圖與上一圖其象雖異，而其理則一也。故三圖實卽一圖。）

其所交之點，必爲太極所隱之點，故宇宙祇有一「中」，（太極）然天地人類萬事萬物，諸各有一「中」，（太極）此中所在之地，卽爲至善之地，故祇能有一而不能有二，無前後左右上下之稍偏，可左可右可上可下可前可後可二可三，則不得謂之中。如「十」，祇有一中，如圓，祇有一中，任何一個三角形或任何一線，亦祇有一中。陰陽合媾則萬物生，然媾必止於中，卽止於一，亦卽止於至善。

何謂中庸？曰：庸者用也，行也。書舜典云：「舜生三十徵庸。」皇陶謨云：「帝庸作歌。」大禹謨云：「無稽之言勿聽，弗詢之謀勿庸。」禮學記云：「養學者師逸而功倍，而從庸之。」莊子齊物論云：「庸也者，用也，用也者，通也，通也者，得也。」得者何？得一也。故老子云：「昔之得一者，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寧，神得一以靈，谷得一以盈，萬物得一以生，侯王得一以爲天下貞。其致之，中也。」又曰：「聖人抱一以爲天下式。」「載

營魄，抱一，能無離乎？」「一」者何？「中」也。「至善」也。蓋止於中，止於一，止於至善則和，和則生則成。萬物爲然，萬事亦然。是以莊子齊物論又云：「惟達者知通爲一。」又曰：「勞神明爲一。」又曰：「遠而不可不居者，義也；親而不可不廣者，仁也；節而不可不積者，禮也；中而不可不高者，德也；一而不可不易者道也。」是故古謂「聖有所生，王有所成，皆原於一」也。易繫辭傳曰：「天下之勳，貞乎一者也。」堯傳於舜曰：「允執其中。」舜傳於禹曰：「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商書曰：「德日新，萬邦惟懷，志自滿，九族乃離，王懋昭大德，建中於民，以義制事，以禮制心，垂裕後昆。」又曰：「非天私我有商，惟天佑於一德，非商求於下民，惟民歸於一德。德惟一，動罔不吉，德二三，動罔不凶。：今嗣王新服厥命，惟新厥德，終始惟一，時乃日新。任官惟賢才，左右惟其人。臣爲上爲德，爲下爲民，其難其慎，惟和惟一。總無常師，主善爲師；善無常主，協克於一。」萬物咸得其一則生，萬事咸得其一則成，國家咸得其一則治，人類咸得其一則和。大禹謨：「帝曰，皋陶，惟茲臣，罔或于予正，汝作士，明於五刑，以弼五教，期于予治，刑期於無刑，民協於中，時乃功，懋哉！」凡此，諸言「中一」「至善」「中和」之理也。中庸第二十六章云：「天地之道，可一言而盡也，其爲物不貳，則其生物不測。」不貳則純全，貳則駁雜，不貳，一也。一者中之象，而中者一之宅。是以說文以「一象天」，「一猶天也。」即言「一乃天道也。莊子認「一之所起，有一而未形。淮南更明言「一立而

萬物生焉。禮記認「禮必本於太一。」春秋繁露以「一元爲大始。」漢書認「一爲萬物之始。」又謂：「一，道也，天道生萬物，萬物得一以成也。」太平經亦謂：「一者，生之始也。」子華子亦謂：「一之所成，萬紀以生，一之所綱，萬有以藏。」管子曰：「明一者身。」非此中道又何足以言斯。此爲事理中一之理。故此圖曰事理中一圖。

惟宇宙祇有一中，而天地人類萬事萬物又諸各有一中，故求中一絕難。求而得之，得而守之，固執而行之，行之而勿失。則一可應萬，一可化萬，一可用萬，一可御萬也。宇宙有一中，每事每物，亦各祇有一中，中不能有二，理不能有二，故曰至善。至善者，卽恰到好處，無過無不及，亦不可或爲或不及之謂也。有過有不及，則謂之二矣，可過與不及，則可有二矣。有二或可有二，則不能謂至善。虞廷言中，詩云宥密，孔曰中庸，曰時中，曰善，曰道義之門，老子曰守中，曰元牝之門，天地之根，曰配天之極。莊子曰緣督，曰在。皆言致中一所以止至善也。擇乎至善而行之履之居之安之曰止。止者非停止之意，而乃放行於此，俾有諸己以至於德化而道化而神化而合乎天也。天地不可止，止則息，意止之止而善。故大學曰：「大學之道，在明明德，在新民，在止於至善。」此止至善爲行爲之準則之理。故此圖又曰：人類至善圖。

陰陽交於中一必和，和必生，生必長，長必成，成必大，大必久。非中則無以爲和，不和則不可以守中。故曰：「禮之用，和爲貴。」又曰：「惟和惟慎。」又曰：「正德利用厚生。」

生惟和」。又曰：「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達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致中而後能和，故曰「大本」。得和而後能生，長、成、大、久，天地人類萬物所必由之過程，故曰：「達道」。位者，位於中也，育者，育於和也。如天地不得其中，則久矣乎其毀也，何有乎今日。以太陽系之各行星而言，無一星不得其中而位者，而其中祇能有一而不能可有二。（斯之謂止至善）若可有二，吾人試一移之，則天地之將亂也毀也無疑。是以自有天地以來，天地、星辰，晝夜、四時……未嘗有變也，以其止於中，二力比量適當之中，止於一，止於不可再有一可止之一，亦即止於至善之地而居也。萬物陰陽男女相交相合而立於中，一至善之地則生則育，否則未有能生者也。此即宇宙中愛與生之根本原理。人類中一切文化之產生，諸係根源於「愛」之一點。萬事止於中，一至善之境則和則成，否則未有能成者也。此即事物中和為天下之大本大道之理，故此圖又曰：萬物中和圖。

孔子稱舜曰：「舜其大知也與，舜好問而察邇言，隱惡而揚善執，其兩端而用其中於民，其斯以為舜乎！」即行其至善之道於民也，至善則無二，（宇宙祇有一至善之「理」，萬事萬物各有一至善之「理」）無二即一，一即中。故大學所謂止於至善者，即止於中一之道也。亦即止於太一之道也。由中生「當」（去聲）當則合「理」，合理而不可或易則為禮，（樂記云：禮也者，理之不可易者也。又云：「禮，反其所自始。」即禮本於中也。此孔子禮治主義之所由生也。）由禮生「則」，（天生蒸民有物有則。民之秉彝，好是懿德。此儒家

政治制度與法治主義之所由生也。有「則」則「宜」，宜則和，和則久矣！故孔子曰：「夫禮，先王以承天之道，以治人之情，故失之者死，得之者生。詩曰：相鼠有禮，人而無禮，人而無禮，胡不遘死。是故夫禮，必本於天，殺於地，列於鬼神，達於喪祭射御冠昏朝聘。故聖人以禮示之，故天下國家可得正也。」以禮係本於天地交泰陰陽合媾所得之「中」而生，故曰承天之道，本於天父之下交，殺於地母之仰承，因以得「中」。并本此中道，而制禮文饒制法度刑則，以治人之情。傳曰：「民受天地之中以生。」故失之則死，得之則生。失者乖禮即乖中也，得者合禮即合中也。人失之則死，國失之則亡。不然，又何莫不可遠。是故人類之全部道德行爲甚至全部法律行爲，諸必須求合於中一至善之道，無或過無或不及也。此理之所生，法之所起，而禮之所本也。此乃由中生禮之理。故此圖又曰禮之大本圖。

孔子告曾參告子貢所謂一以貫之者，即以一貫之也。一者何？渾然而誠，誠而止於中之謂。一之中不能別設一物，別生一念，別有一理，別存一道。若可，則一與一爲二，一與二爲三矣。故以一貫之者，即以中貫之也。大學明明德，新民，止至善，一般學者諸謂爲三綱領，實則非然，大學中庸二者，諸係以明明德爲本，以新民爲用，以止至善爲達到明明德與新民之道。其目的諸在盡人合天，盡性以全天命，明明德以全天德，道無兩可，學在知一，求合乎宇宙之至理，人心之公是，爾協於中之自然。明明德者，明己之明德也，新民者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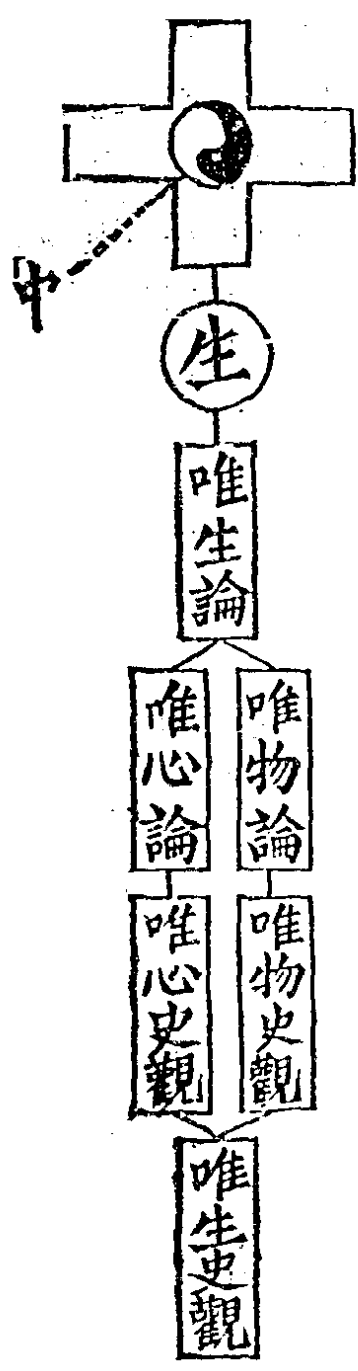
人。即德也，係明己之明德以及於天下國家萬民也。前者乃修己內聖之道，後者乃治人外王之。惟修己治人內聖外王之道，諸必求止於至善，即止於中一，止於中庸。中一即中庸中一就其體言，用中，執中，行中就其用言。止至善最難，必求之放之四海而皆準，百侯聖人而不惑。故孔子曰：「君子中庸，小人反中庸。君子之中庸也，君子而時中，小人之反中庸也，小人而肆無忌憚也。中庸其至矣乎？民鮮能久矣！道之不行也，我知之矣，者過之，愚者不及也。道之不明也，我知之矣，賢者過之，不肖者不及也。人莫不飲食也，鮮能知味也。道其不行矣乎！」又曰：「舜其大知也與，舜好問而察邇言，隱惡而揚善，執兩端，用其中於民，其斯以為舜乎！人皆曰予知，驅而納諸罟獲陷阱之中，而莫之知辟也。人皆曰予知，擇乎中庸，而不能期月守也，回之爲人也，擇乎中庸，得一善，則拳拳服膺弗失之矣。天下國家可均也，爵祿可辭也，白刃可蹈也，中庸不可能也。」是故：天命太之意，率性乃明德之義，盡性乃明明德之義，止至善乃止中之義，至誠乃至善之義。乃用中守中執中時中正中之義，庸中爲致中和之本，中和爲中庸之效。絜知之道即中庸一，答哀公問政旨在明大學治平之道也。禮運夫子所謂「大道之行也，天下爲公，選賢與，講信修睦，故人不獨親其親，不獨子其子，使老有所終，壯有所用，幼有所長，矜寡孤廢疾者，皆有所養。男有分，女有歸。貨惡其棄於地也，不必藏於己，力惡其不出於身也，必爲己。是故謀閉而不興，盜竊亂賊而不作，故外戶而不閉，是謂大同。」之世界大同

的政治理想。主旨純在天下爲公一原則。而天下爲公之理想，純在大道之行。而所謂大道，卽天地之道，亦卽中一之道。中一自無偏無私，故此圖又曰天下爲公圖。

匪但此也，孔子之詩書易禮樂春秋六藝，無不以此中一至善之道貫之，而刪訂取捨贊作修治訓教，亦無不以此爲標準爲中心爲精神。而中國之所以名爲中國者，亦係以此。蓋言吾民族係秉宇宙天地之中以立國也。至謂中華，華者，優秀皇幹之意，言秉宇宙天地之中以立國之民族，乃世界上最優秀皇幹剛健強毅之國家民族之意也。

同時，此圖之本在天地交泰，（陰陽合媾）天地交泰之本在太極之動。太極動而天地交，天地交而中一成象，中一成象而萬物生。中則和，和則生。一則恆，恆則成。是以天地之大變曰中，宇宙之至性曰恆。而生生之謂易，存存之謂道也。萬物并生而不蔑，萬物并生而不害。不生無以見易，無以見易則乾坤息而天地毀。故孫中山先生繼承此道統而發明生存爲社會進化及歷史之重心。因之而在哲學上產生一大革命，推翻唯物論與唯物史觀，唯心論與唯心史觀，創立唯生論與唯生史觀之哲學基礎，亦卽創立民生史觀之哲學基礎。生包括物質和精神，有生命現象卽有物質現象和精神現象，二者互相作用同時存在。單一之物質既不是歷史之中心，單一之精神亦不是歷史之中心。而是二者之「辯證的統一」之「生存」爲歷史之中心。亦卽宇宙之中心。孫先生曾云：「民生爲社會進化的重心，社會進化爲歷史的重心，歸結到歷史的重心，是民生不是物質。」「馬克恩以物質爲歷史的重心是不得的，社會問

題才是歷史的重心，而社會問題中又以生存為重心，那才是合理，民生問題就是生存問題。又云：「民生是人民的生活，社會的在存，國民的生計，羣衆的生命。」其實，宇宙之元，天地之根，即「生」。不生便無以見易，亦無以見天地，無以見萬物，無以見宇宙。又何有乎人類，何有乎歷史。所以孫先生又說：「民生就是政治的中心，就是經濟的中心，和種種歷史活動的中心，好像天空以內的重心一樣。從前的社會主義，錯認物質是歷史的中心，所以有了種種紛亂，……我們現在要解除社會問題中的紛亂，便要改正這種錯誤，再不可說物質問題是歷史的中心，要把歷史上的政治和社會經濟種種中心，都歸之於民生問題，以民生為社會歷史的中心。」孫先生同時並吸收了唯物史觀與唯心史觀之正確原則，而揚棄其錯誤理論。并參加成爲二者的主導之生存原理，而成功其歷史之新一元論，無機械論和絕對論之失。若將其列爲公式則如左圖：（左上之太極十字圖，亦極「十」圖也。）



孫先生的宇宙論和歷史觀的本體，既以「生」（生存問題）為中心，則其人生論和歷史

論當亦是以「生」爲中心。物質與精神二者，又皆統一於太極，即統一於「中」，統一於「生」亦即統一於易。易者，一也。太一也，太極也，生也，生生也，生生則有萬不同，萬不同即變易現象。故易絕非取源於蜥蜴，歷代解者多誤。生之本體無時無刻不變，即易之本體無時無刻不變。老子云：「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即言太極，即言易。易爲陰陽及物質與精神之統一體。其本體即爲「生」，故曰：「生生之謂易。又乾象曰：「大哉乾元，萬物資始，乃統天。」坤象曰：「大哉坤元，萬物資生，乃順承天。」而兩元又諸生於太極。易曰：「太極生兩儀，兩儀生四象」。老子曰：「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寂兮寥兮，獨立而不改，周行而不殆，可以爲天下母。」易曰：「有天地，然後有萬物，有萬物然後有男女，有男女然後有夫婦，有夫婦然後有父子，有父子然後有君臣，有君臣然後有上下，有上下然後禮義有所歸」。爾易之爲物，乃先天地生先天地存與生天生地者。老子釋之曰：「觀之不見名曰夷，聽之不聞名曰希，搏之不可得名曰微。此三者，不可致詰，故混而爲一」。又言：「玄牝之門，是謂天地根。」諸係言此以生爲本體之太極及構成中一原理之「一」字也。故生存問題，實爲宇宙天地人類萬物以及政治經濟社會歷史之中心。國家之產生民族之產生，社會之產生，政治之產生，經濟之產生，戰爭之產生，諸係以生存問題爲中心及根本原因。是以生存之權，乃天賦之權，而自由平等獨立之生存權亦爲天賦之權。

惟吾人一人之生，不能妨害他人之生，一人之存，不能妨害他人之存，一人之有，不能

妨害他人之有，一人之樂，不能妨害他人之樂。擴而言之，吾一國一民族之生之存之有之樂，不論妨害他國他民族之生之存之有之樂。而必求其生共存共有其樂共治共享之道，與乎公生於齊而有公樂於治公享之道。而其要則在求全體人類之共同的生存之維持與發展，以達於天下為公世界大同之域。因之，故產生孫先生之以民生哲學為基礎的民生主義民族主義與民權主義。此孫先生之所以謂其革命應以孫繼承中國五千餘年固有的道統之一貫思想也。故此圖又曰唯生史觀圖。亦即民生史觀圖。

由此，便可知匪但大學中庸之貫義可明，且孔子一貫之謂及中國五千餘年文化之一貫的道統亦可大明矣。而孔老莊之思想亦有一共通之點在也。

或問何云乎天地交泰也。近人朱青溪認為係取乾坤二卦之中爻相媾而成。而乾坤二卦之中爻相媾，係根據孔子在易繫辭第五節演大生廣生之義時所示之機。夫子之言曰：「夫乾，其靜也肅，其動也直，是以大生焉。夫坤，其靜也翕，其動也闢，是以廣生焉。」此乃天地之秘密，三才之樞紐。因「其動也直」一語，於是而取乾之中爻「一」，直之「一」下交於坤之中爻「一」，而成「十」，因之以得止至善圖。并認止至善圖之分名凡十四，曰天地交泰圖，曰中和圖，曰大生廣生圖，曰中一交會圖，曰二氣受補圖，曰理生線圖，曰致生線圖，曰身極圖，曰中庸圖，曰五德五行圖。因乾坤之大用在中爻相媾，而認媾分三位，在天曰媾媾，在地曰即西半球天市垣有十字架尊星，五星之位，在東南西北中十恰成十字。是為天據。天

健之另一爲日月之畫，卽坎離之象。）在人手曰形媻，（即人手之中三指，指各三節，以五位爲正，以四角爲隅，正位曰十字架，合四隅，則八卦之流行位。是爲人媻。）人媻另一爲人身之六竅，眼耳鼻各二，口莖殺各一，恰成地天泰之卦形。）在學曰理媻。）（即易乾之動也直，靜也端，坤之動也闢，靜也翕一段，而悟天地一施一受之義，乾之中爻，橫者當直之理，而媻於坤之中爻，以得中一自然之理。）是爲經媻。其實，孔子係示乾坤（陰陽）動於太極之中之時之象，亦卽示太極動時之象，若陰陽互動於二相異之位，又何得面交也。故曰：「孤陰不生，獨陽不長。」蓋太極本身，卽爲陰陽二電子所合成，靜時亦有一陰陽相煦而成之中點，惟其象不顯，陽動而直「一」，陰動而闢「二」，陰陽互動，必交於一至當之點，（易革象曰：「革而當，其悔乃亡。」兌六三象曰：「來兌之凶，位不當也。」九五象曰：「孚於剝，位正當也」）按當，諸應讀去聲。卽當於理，當亦卽一至善之點，此至當至善之點，祇有一而無二，於是便得「中」點而產生此歷聖相傳「惟精」、「惟一」、「執中」、「建極」之大道，亦卽中一之道，中庸之道，或中道。微訥於太極之中而得前第二圖之象，著動而太極隱於十字交點之中，而得前第三圖之象。故易繫辭傳云：「易簡而天下之理得，天下之理得，而成位乎其中矣。」又云：「易无思也，无爲也，寂然不動，感而就通天下之故，非天下之至神，其孰能與於此。」卽言此也。伏羲取陽儀之直「一」象橫之，與陰儀之「二」而得乾坤兩卦，由乾坤兩卦之變而得八卦，并由乾坤兩卦之重而得八卦之重，由八卦之重

而得六十四卦之變。若陽儀不直，則不得交，陰陽不交則萬物不得生，天地不得成。孔子嘗哀公「大昏冕而親迎不已重乎」之言有曰：「天地不合，則萬物不生，大昏，萬世之闕也，君何謂已重焉！」故天地之交，男女之交，陰陽之交乃自然之理。因之，陽儀之必直，亦爲自然之理，元元之象。易者一也，太一也，太極也，亦卽中也。太極本身卽爲陰陽二儀之結合體，故其動一直一正，一專一闕，便自然而成「十」。太極本身爲陰陽二儀所平分，無絲毫之多少偏頗，故其動所生之結果，亦中亦正，亦平亦實，而亦成相等，故相交亦自然而得「中」之位。其合也則爲太極，其分也爲「一」「二」，其動也爲「十」，此先天之象，伏羲取先天之「一」，橫之而爲「一」「一」。此「十」，乃取諸人身之陽物陰物及交媾行爲而成。由人身之陽物陰物及男女之交媾行爲，而得宇宙之陽元陰元及天地之交泰。樂記云：「地氣上齊，（齊讀爲躋，卽仰承之意）天氣下降，陰陽相摩，天地相蕩……」又云：「天地訴合，（訴，欣也）陰陽相得，煦嫗覆育萬物……」易成象曰：「咸，感也，柔上而剛下，二氣感應，以相與，止而說，男下女，是以亨利貞。……天地感而萬物化生，聖人感人心而天下和平。觀其所感而天地萬物之情可見矣！」姤象曰：「天地相遇，品物咸章也。」歸妹象曰：「歸妹，天地之大義也，天地不交，而萬物不興。歸妹，人之終始也。」故萬物之生，在天地之交也。因天地之交感，故睽曰：「天地睽其事同也，男女睽而其志通也，萬物睽而其事類也。」故泰象曰：「泰，小往大來，吉亨，則是天地交而萬物通也。上下交而其志

兩也。』象曰：『天地交泰，后以財成天地之道，輔相天地之宜，以左右民。』良以天地交而二氣通，二氣通而陰陽和，陰陽和而萬物興，若不交則否矣。故否象曰：『否，不利君子貞，大往小來，則是天地不交而萬物不通也，上下不交而天下无邦也。』象曰：『天地不交，否！』（否，閉塞也。）以是可知若乾之動也不直，又何可得而交。故陽儀之『一』象，及陰陽相交之『十』象，乃天地未始有成，萬物未始有生壽之象也。亦即宇宙萬物先天元元之象。故又曰天地交泰圖。亦即陰陽合媾圖，此乃此圖形之本也。

萬物及吾人本身，亦諸各有一太極，各有陰陽，各有『十』字。吾人如能使吾人之神之心之行之意守宅於此『十』字所生之『中』。則自能隱悟至理，而返於天地之本然，了於生死之大道，而幾於內聖外王之境，可明明德於天下而上合天神矣。故繫辭傳曰：『天地設位，而易成位乎其中矣，成性存存，道義之門。』夫子所謂『六爻之動，三極之道也。』三極者，天地人三才各一太極也，即言天地人之至理。人而能守此太極，則自可悟先天之大道。惟太極無體無形而不可見。（神无方而易无體）又無乎不在無乎不有。又無乎在無乎有。不易知，不易言，聖人知而不言，言而不盡，所以守幾也。自以老子謂道爲玄乃衆妙之門。又謂：『谷神不死，是謂玄牝，玄牝之門，乃天地根。』又謂：『執古之道，以御今之有，能知古始，是謂道紀。』而『貴食母。』貴食母三字，有大道在。千古鮮悟此中至理者。又云：『天下有始，以爲天下母。既得其母，乃知其子。既知其子，復守其母。沒身不殆。竊其

兌，閉其門，終身不動。開其兌，濟其事，終身不救。見小曰明，守柔曰強。用其光，復歸其明。無遺身殃，是謂習常。」此段解者亦鮮至當之釋。更鮮有能行之行之而有功者。又云：「孔德之容，惟道是從。道之爲物，惟恍惟惚。惚兮恍兮，其中有象。恍兮惚兮，其中有物。窈兮冥兮，其中有精。其精甚真，其中有信。自古及今，其名不去，以閱衆甫。吾何以知衆甫之狀哉？以此！」此「以此」二字，亦仍使人在玄玄之中，然不玄則不足以爲道。此古聖之所以爲難也。又易繫辭傳云：「乾坤其易之蘊邪，乾坤成列，而易立乎其中矣。乾坤毀則無以見易，易不可見，則乾坤或幾乎息矣！」又：「乾坤其易之門邪，乾，陽物也，坤，陰物也，陰陽合德而剛柔有體，以體天地之撰，以通神明之德。」撰，交也，毀，不交也。神明之德，至善中一之德也。陰陽不交，則易何由而立乎其中矣。不交則不得易，易，一也。不交則不得「一」也，不得「中」也。易，生也。「生生之謂易。」不交則不生也。交而不適當至養而止於至中至一之處，亦不生也，故無以見一。夫宇宙一切之現象，卽自然現象，而宇宙自然之本在「生」，在生生不已。生之本，在陰陽之交，（陰陽交則得「十」）陰陽之本之在太極。太極之先爲無極。（卽精微虛無也）。故宇宙乃一「生」耳，不「生」便無以見宇宙。而太極實爲「生」之本體。故太極卽宇宙之本體，故又曰：宇宙太極圖。

由天地之交，而得人事之交。易曰：「一陰一陽之謂道，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仁者見之謂之仁，智者見之謂之智；百姓用日而不知。」繼之者善也者，卽言繼陰陽相交顯得

中一至善之理，以爲德而爲百姓之日用履踐也。成之者性也者，卽言相交而止於至善中一之地則生，生則有性也。天地日月人類萬物，各有其性。如天地之覆載運行生長，天地之性也，亦卽天地之德也。日之光熱恆久，日之性也，亦卽日之德也。鳥飛於天，魚遊於水，貓獵捕鼠，犬長守夜，而五金五穀百木萬物，諸莫不有其性，而其性卽其德也。貓而不捕鼠，犬而不守夜，則失其性，卽失其德也。此性在人卽爲明德。明德者，天德也。故中庸靈性工夫卽大學明闡德工夫。因由天地之交，而得人倫日用民生萬業之交。君臣，父子，夫婦，兄弟，師友，長幼，尊卑，上下……，社會上各倫之交，各止於中而用之，卽止於至善而用之，卽爲合理，合理之不可易者卽爲禮。故又曰：「君子安其身而後勸，易其心而後語，定其交而後求。君子修此三者，故全也。」此交字在人事上可以關係及人倫往來日用之行動標準而言。如父與子之交，則父應慈而子應孝；君與臣之交，則君應仁而臣應忠（上下之交亦然）夫婦之交，則夫應和而婦應順，兄弟長幼之交，則兄與長應友而弟與幼應恭，朋友之交應信應義，……守此以行卽爲合理，卽爲禮。反乎此以行卽不合理，卽爲非禮。細言之，則人倫日用之間，舉凡言笑視聽行動心意之微，無一不有中一至善之理在，卽無不有一德之標準以爲禮。故孔子曰：「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又大學傳曰：「爲人君，止於仁，爲人臣，止於敬，爲人子，止於孝，爲人父，止於慈，與國人交，止於信。」凡此，諸合乎中一至善之理。故道祇「一」，（無論名其爲中庸，中和，中一，中正，中

行，中道，至善，禮，祇是一而已矣！而德則可爲萬。禮儀三百，威儀三千，無一非德，無一非禮，亦即無一非中也。此原理在哲學上即爲「複雜之統一」原理。或即曰「萬殊一本」或「萬殊同一」原理。複雜之統一，在事理上之功用無窮，惟在吾人之是否深切真正了解也。天地交，必得太極正位。人爲一小天地，人身亦各具有一太極，故人專交而去外感物慾，存內性至善亦必得太極正位，故太極者，至中至正，至真至誠，至美至善，至一至和，至聖至神而不可窮者也。可窮非道也。天地由此而成，人類由此而生。故易曰：「天地絪縕，萬物化醇；男女構精，萬物化生。」傳曰：「民受天地之中以生。」宇宙天地得「中」以成，人類萬物得「中」以生。（即老子之「得一」也）商書曰：「各設中於乃心。」各設中於乃心，即守中也。宇宙天地各有一中，吾人亦各有一中。（在吾人之身者不易見不易知。非大智慧不悟。）吾人守此「中」即可反本，反本即可合天，合天則可如莊子之天地與我并生，萬物與我爲一矣。老子貴食母者以此。老子所謂守中者，即外以守天地人時事物之中，內以守吾人身心性命精神之中。此中即至善，即太極之所，止中即止至善。止於中一之地而用之即爲中庸。故易盡九二象曰：「幹母之蠱，得中道也。」臨六五象曰：「大君之宜，行中之謂也。」復六五象曰：「敦復无悔，中以自致也。」離六二象曰：「黃離元吉，得中道也。」此乃天地之精義奧蘊，而千古不傳之秘也。河圖徵示其機，洛書略明其變，八卦粗呈其象，易簡賅舉其用。古者聖人無不闡此，此即天道，亦即自然法則，乃天地根，天地母，宇宙人類及

歷史進化之本體。莊子之和之以是非而休乎天鈞，及和之以天倪，諸是言始卒若環，莫得其倫之道樞。樞始得其環中，則可以應乎無窮。而振於無竟，寓諸無竟。亦諸係言此中道之爲用。其所謂；「出無本，入無筭；有所出而無本者有實，有所入而無筭者有長。有實而無乎處，有長而無乎本剝。有實而無乎處者字也，有長而無乎本剝者宙也。有乎生，有乎死，有乎出，有乎入，入出而無見其形，是謂天門。天門者，無有也。萬物出於無有。有不能以爲有，而無有一無有，聖人藏乎是。」「秦初有無，無有，無名，一之所起，有一而未形。」及老子之天下萬物生於有，有生於無，「無，名天地之始；有，名萬物之母。」與乎「衆妙之門」，「玄牝之門」，「萬物之宗」，「象帝之先」。莫非言此中道之原也。故莊子又演之曰：「天有六極五常，帝王順之則治逆之則凶。九洛之事，洛成德備，監照下土，天下戴之，此謂上皇。」諸係言此也。惟此中一之理，求之於圖較易，求之於事最難。又以何爲一切事物中一之標準乎？曰，求吾之生毋害人之生，勞吾之生以爲人之生。吾之所不欲人之加諸於我者，亦勿加諸於人，而以吾之所欲人之加諸於我者加之於人。務求全體人類共生廣生久生爲目的。而裁乎此者曰禮。禮之本，卽本於此陰陽二者之一交通成和」。與「交通生中。」故禮運曰：「夫禮必本於天動而之地，列而之事，變而從時。」必本於天動而之地者，卽言天地交泰也。列而之事者，卽言萬事萬物，諸各有一中，各有一太極，各有一至善之處可止可行可爲之者。於是而遂生各種事物及行爲之道德標準。此道德標準聖人揭之以爲世守，

以爲國則，以爲時法。分之無窮，簡之得十，曰「公誠忠孝信，智仁勇義和。」合之則爲一，曰中。變而從時者，以禮不但爲純道德純義務之行爲準則，且爲各種政治制度社會制度文物制度事理制度及風俗習慣等一切行爲之準則。故夏有夏禮，殷有殷禮，周有周禮，各因時代之需要以爲損益。不可固，故曰：「禮時爲大。」又曰：「君子時中。」易蒙象曰：「蒙亨，以亨行時中也。」蓋因時以制「宜」因時以求「當」(讀去聲)然總原則則始終不變，執一以求之，則可得一公律，故孔子曰：「殷因於夏禮，所損益可知也，周因於殷禮，所損益可知也。其或繼周者，雖百世可知也。」世未有出不由戶，食不由口，思不用腦，而視不用目者也。若有之，則亦可行而不由中矣。故孔子曰：「吾道一以貫之」者，此也。是故此圖又可謂爲中國文化道統一貫圖。自古迄今，一是皆以「中」爲本。

此道之首傳爲伏羲之畫卦，第二傳爲廣成子傳至道於黃帝。(至道卽中道，亦卽中庸，中和、中一，止至善之道)其實見於莊子者曰：「至道之精，窈窈冥冥，至道之極，昏昏默默。無視聽，抱神以靜，形將自正。必靜必清，無勞女形，無搖女精，無使女心神營營。目無所見，耳無所聞，心無所知，女神將守中。慎女內，閉女外，多知爲敗，我爲女遂於大明之上矣，至彼至陽之原也。我爲女入於窈冥之門矣，至彼至陰之原也。天地有官，陰陽有藏，慎守女身，物將自壯。我守其一，以處其和。」(守中以致和也。按本段莊子原文乖訛僞誤甚多。校正本於今古虞全書莊子特彙中詳言之。)其第三派爲堯傳舜以天下時之一允執

其中」四字，第四傳爲舜傳天下於禹時之「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四語。第五傳在湯曰：「建中于民。」何以建中，曰：「以義制事，以禮制心。」以「懋昭大德」，曰：「終始惟一」，曰：「懷和惟一」。第六傳在文王爲繫易以明中。在武王爲「懿用皇極。」何以建極，曰：「無偏無陂，遵王之義；無有作好，遵王之道；無有作惡，遵王之路；無偏無黨，王道蕩蕩；無黨無偏，王道平平；無反無側，王道正直；會其有極，歸有其極。」在周公爲「率自中。」其第七傳在孔子曰：「時中，曰中庸，曰中和。在老子曰守中，曰道紀。在莊子曰緣督，曰在宥。第八傳在孫中山曰：民生爲歷史之重心。凡此，諸所以明大極中一之道統，守而勿失者也。中庸所謂：「天下之達道五，所以行之者三；曰君臣也，父子也，夫婦也，昆弟也，朋友之交也。五者天下之達道也。知仁勇三者，天下之達德也。所以行之者，一也」。一者，中也。中以行知仁勇三達德，亦卽中以行君臣父子夫婦昆弟朋友五達道。知以知中，仁以守中，勇以行中。而其所謂「修身，尊賢，親親，敬大臣，體羣臣，子庶民，來百工，柔遠人，懷諸侯」之天下國家之九經，其所以行之者，一也」之一「一」，亦卽中也。中則誠，故下文謂「誠身有道，不明乎善，不誠乎身矣！」不明乎善之善，卽大與止至善之善也，亦卽不瞞乎中也。至誠亦中。故又曰：「誠者，天之道，誠之者，人之道，誠者不勉而中，不思而得。從容中道，聖人也。誠之者擇善而固執之者也。」擇至善之地而止之而固執之者也。故商書曰：「惟天佑於一德，惟民歸於一德」

「又曰：『德惟一，而罔不吉。』一德者，中德也。體天地之德以立人之德，本天地之中以立人之中也。故孔子曰：『惟天爲大，惟堯則之』也。」

三、君學之最高原理

由上諸義，可知君學之最高原理在止至善，亦即在行中庸，在致中和，在明道守禮，在率性盡性，在臣誠無息，在盡人合天，在明明德，在法太極。亦即在求極人德以合天德，樹人紀以合天紀，修人道以合天道，明人理以合天理。夫太極與天地，無爲也，然而無不爲也；無生也，然而無不生也；無存也，然而無不有也；無成也，然而無不成也。故無爲無事無爭無我，亦君學之四要也。

孔子是一個主張政教合一，文武合一，知行合一，政治與倫理合一之大思想家。尤其是「一個人本主義實用主義和力行主義者」。亦可以說是一個禮治主義和中庸主義者，且最注重於組織和統一人類之思想精神與日常生活。此即其君學思想之梗概。其大學中庸二書，則爲其垂示君學最高原理最具體之二書。其餘則散見於詩書禮樂易春秋六藝與論語之中。其言之條理體系極爲整然者，則爲禮運，閒居，燕居三篇，禮運大同篇，爲孔子政治之最高理想，亦即其君學之最高目的。茲引要述之：

禮運：孔子答言偃問曰：『大道之行也，與三代之英，丘未之逮也，而有志焉。大道之

行也。天下爲公，選賢與能，講信修睦。故人不獨親其親，不獨子其子，使老有所終，壯者
新用，幼有所長，矜寡孤獨廢疾者，皆有所養。男有分，女有歸。貨惡其棄於地也，不必
藏於己。力惡其不出於身也，不必爲己。是故謀閉而不興，盜竊亂賊而不作，故外戶而不閉
，是謂大同。（孫先生之民族主義，內以求各民族之一律平等，外以求世界各民族之一律平
等，與乎民權主義，民生主義，諸胚胎於此大同思想也。爾此大同思想，亦即胚胎于中一思
想也。）今大道既隱，天下爲家，各親其親，各子其子，貨力爲己，大人世及以爲禮，城郭
郊池以爲隄，禮義以爲紀，以正君臣，以篤父子，以睦兄弟，以和夫婦，以設制度，以立田
里，以賢勇知，以功爲己。故謀用是作，而兵由此起，禹湯文武成王周公，由此其選也。此
六君子者，未有不謹於禮者也。以著其義，以考其信。著有過，刑仁講讓，示民有常，如有
不由此者，在勢者去，衆以爲殃，是謂小康。言偃復問曰：「如此乎，禮之急也，孔子曰：
夫禮，先王以承天之道，以治人之情，故失之者死，得之者生，（禮由中生）詩云：相鼠有禮
，人而無禮，人而無禮，胡不遄死。是故夫禮，必本於天，殺於地，列於鬼神，達於喪祭射
御冠昏朝聘。故聖人以禮示之，故天下國家可得而正也。……故聖人參於天地并于鬼神，以
治政也。處其所存，禮之序也。……其所樂民之治也。故天生時而地生財，人其父生而師教之
。四者君以正用之。故君者，立於無過之地也。（即言止至善也）故君者，所明也，非明人
者也。君者所養也，非養人者也。君者所事也，非事人者也。故君明人則有過，養人則不足

事人則失位，故百姓則君以自治也，養君以自安也，事君以自顯也。故禮達而分定。故人皆愛其死而慮其生（人皆願殺身成仁，捨身取義，恥違仁反義而苟生，此正氣之由生也。）故用大之知去其詐，用人之勇去其怒，用人之仁去其貪。故國有患，君死社稷謂之義，大夫死宗廟謂之變。（君必以國家爲重，大夫百官亦然萬民亦莫不然。宗廟，君之宗廟，社稷危，累及君之宗廟，保宗廟必先保社稷，保家必先保國。變，譴爲辨，辨者，正也。此國家民族思想之所由立也。）故聖人耐以天下爲一家，中國爲一人者，非意之也。必知其情，辟於其義，明於其利，達於其患然後能爲之。何謂人情？喜、怒、哀、懼、愛、惡、欲、七者弗學而能。何謂人義？父慈、子孝、兄良、弟恭、夫義、婦聽、長惠、幼順、君仁、臣忠，十者謂之人義。講信修睦，謂之人利，爭奪相殺，謂之人患。故聖人之所以治人七情，修十義，講信修睦，實辨讓去爭奪，舍禮何以治之。……故聖人作則，必以天地爲本，以陰陽爲端，以四時爲柄，以日星爲紀，以日星爲量，鬼神以爲徒，五行以爲質，禮義以爲器，人情以爲田，四靈以爲畜。以天地爲本，故物可舉也。以陰陽爲端，故情可勝也，以四時爲柄，故事可轉也。以日星爲紀，故事可列也。月以爲量，故功有藝也。鬼神以爲徒，故事可守也。五穀以爲質，故事可復也。禮義以爲質，故事行有考也。人情以爲田，故人以爲與也。四靈以爲畜，故飲食有由也。……故人情者，聖王之田也。（古今中外，任何一個領袖，一種主義，一次政變，諸莫不以得民心爲本，民心者，人情之表也。如何懂得人民之需要，并爲之解

決其需要，供給其需要，卽爲君學之一重要原則也。修禮以耕之，陳義以種之，講學以耨之，本仁以聚之，播樂以安之。故禮也者，義之實也。協諸義而協，則禮雖先王未之有。可以義起，義因時制宜，務求當也。故可因時以立禮，故曰禮時爲大，又曰君子時中。義者，藝之分，仁之節也，藝就事言行言外言，仁就心言意言內言。協於藝，講於仁，得之者強。仁者，義之本也，順之體也，得之者尊。故治國不以禮，猶無耜而耕也。爲禮不本於義，義，宜也，當也，「中」之所生也。猶耕而弗種也。爲禮而不講之以學，猶種而弗耨也。講之以學而不合之以仁，仁，生也。生爲宇宙之中心，學之本也。惟係指天地之生，全體之生而。猶耨而弗穫也。合之以仁，而不安之以樂，樂，和也，樂以致和。猶穫而弗食也。安之以樂而不達於順，猶食而弗肥也。安之於樂以前，大學明明德之事乃成己之工夫。達於順，方爲新民之事，成物之工夫。成己成物，內聖外王，乃君學之極功。

一、四體既正，腐革充盈，人之肥也。守吾人身中之「十」則自然可達，大學正心誠意之事也。父子篤，兄弟睦，夫婦和，家之肥也。大學齊家之事也，大臣法，小臣廉，官職相序，君臣相正，國之肥也。法治爲強國之本，亂法爲弱國之本。清廉爲富國之本，貪污爲亡國之本。組織爲治國之本，散亂爲毀國之本。紀綱爲立國之本，廢弛爲敗國之本。此四者，大學治國之事也。天子以德爲車，以樂爲輔，諸侯以禮相與，大夫以法相序，士以信相考，百姓以睦相守，天下之肥也。是謂大順。大順者，大同之初功也。

問居：孔子答子夏問「詩云，豈弟君子，民之父母。如何斯可謂民之父母矣！」（即問君學也）有曰：夫民之父母乎？必達於禮樂之原，以致五至而行三無，以橫於天下，四方有敗，必先知之，此之謂民之父母矣。」答問五至曰：「志之所至，詩亦至焉；禮之所至，禮亦至焉；禮之所至，樂亦至焉；樂之所至，哀亦至焉。哀樂相生，是故正。明目而視之，不可得而見也，傾耳而聽之，不可得而聞也。志氣塞乎天地，此之謂五至。（心之精一為志，目之醇全為詩，行之文節為禮，德之和同為樂，憂之深極為哀。憂民之憂者民亦憂其憂，樂民之樂者民亦樂其樂，此哀樂相生之義也。是故正者，止於一之謂正，即止於中。止於至善之憲也。五至，亦六藝之所由興也。蓋言詩至則書至；言禮樂至，則易與春秋亦至矣。）答問三無曰：「無聲之樂，無體之禮，無服之喪，此之謂三無。」答何詩近三無曰：「夙夜基命宥密，無聲之樂也。威儀逮逮，不可選也。無體之禮也。凡民有喪，匍匐救之。無服之喪也。」惟服此三無尚有五起。其言曰：「無聲之樂，氣志不遠，無體之禮，威儀遲遲，無服之喪，內恕孔悲。無聲之樂，氣志既得，無體之禮，威儀翼翼，無服之喪，施及四國。無聲之樂，氣志既從，無體之禮，上下和同，無服之喪，以畜萬邦。無聲之樂，日聞四方，無體之禮，日就月將，無服之喪，純德孔明。無聲之樂，氣志既起，無體之禮：施及四海，無服之喪，施及孫子。」（凡此諸莫非言內聖外王君道聖德之極功。層次分明，不容稍混。）告五起後，又答子夏「三五之德參於天地，敢問如何斯可謂參於天地矣。」之問曰：「奉三無

私以勞天下。」答問三無私曰：「天無私覆，地無私載，日月無私照，春斯三者以勞天下，此之謂三無私。」凡此諸君學君道君德之極實也。

燕居：孔子告子張子貢言游以禮曰：「居，女三人者，吾語女禮，使女以禮，周流無不備也。」（禮無乎不在，不可斯須去身，即道之不可須臾離也。）子貢越席而問曰：敢問何如？子曰：「敬而不中禮謂之野，恭而不中禮謂之給，勇而不中禮謂之逆。子曰：給、率、逆、上。」（論語孔子曰：「恭而無禮則勞，慎而無禮則慙，勇而無禮則亂，直而無禮則絞。」與此同意。禮由中生，亦所以制中，即所以求一切道德標準之適中正中時中而無過無不及也，亦即是至高至善之一切道德標準，一切道德，諸由禮生，即諸由中生，諸由一生也。）又曰：「師爾過，而面也不及，子產猶衆人之母也，能食之，不能教也。」子貢越席而對曰：敢問何以爲此中者也？」子曰：「禮夫，禮夫，禮所以制中也。」子貢退，言游進曰：「敢問禮也者，領惡而全好者與？」子曰：「然！」（領，治也，惡，過與不及也。好，善也，中也，領惡全好者，格物以立至善也。）又曰：「明乎郊社之義，嘗禘之禮，治國其如指諸掌而已乎！是故以之居處有禮，故長幼辨也。以之閭門之內有禮，故三族和也。以之朝廷有禮，故官爵序也。以之田獵有禮，故戎事聞也。以之軍旅有禮，故武功成也。」（禮即中義，亦即止至善之謂也。）又曰：「禮者何？即事之治也。君子有其事，即有其治。治國而無禮，譬猶瞽之無相與，俛俛乎其何之。譬如終夜有求於幽室之中，非燭何見，若無禮則手足

無所措，耳目無所加，進退揖讓無所制。又曰：「禮也者理也，樂也者節也。君子無理不勳，無節不作，不能詩於禮繆，不能樂於禮素，薄於德於禮虛。」又答子張問政曰：「師乎前，吾語女乎，君一明於禮樂，舉而錯之而已矣！」子張復問，子曰：「師，爾以爲鋪几筵，升降酌獻酬酢，然後謂之禮乎？爾以爲必行綴兆，興羽籥，作鐘鼓，然後謂之樂乎？言而履之，禮也。行而樂之，樂也。君子力此二者，以南面而立，夫是以天下太平也。諸侯朝，萬物服體，而百官莫敢不承事矣。禮之所興，衆之所治也。禮之所廢，衆之所亂也。」

凡上所舉，諸君學之要也。貫而通之，神而明之，因一而三反之，是在讀者之善爲也。以上各節，亦莫非至善中一之道也。循序以進，不能躐越，自明明德以至平天下，程序次第，各有等階。凡大學之道，卽中庸之道。而中庸之道，亦卽大學之道。二者言有殊而實則一。要皆孔門君學最高原理之所存也。茲再分論之。

四、明明德之道

大學之道，在明明德。康誥曰：「克明德」，太甲曰：「願諶天之明命。」帝典曰：「克明峻德」。易晉象曰：「明出地上，晉，君子以自昭明德。」（昭，明也，自昭明德，卽自明明德也。）詩云：「惟此王季，帝度其心。貺其德音，其德克明。克明克類，克長克有。王此大邦，克順克比。」又云：「帝謂文王，予懷明德，不大聲以色，不長夏以革，不識

不知，順帝之則。故明德者，天命之德也，即天德也。明明德即盡人合天之工夫。在易曰君德，曰龍德，曰天德。在老子曰常德。（老子云：知和曰常，知常曰明。又云「常德不離。」）「常德不忒。」「常德乃足。」在中庸曰性。天命之謂性。人生始得於天者之謂明德。詩云：「**大曰明**。」書云：「天命有德，自我五服五章哉。」亦即性也。易曰：「一陰一陽之謂道，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亦即王陽明所謂之良知良能也。致良知工夫，亦即是明明德工夫。而明明德工夫，亦即中庸之盡性工夫。而盡性亦即易之所謂成性也。易傳曰：「天地設位，而易行乎其中矣。成性存存，道義之門。」存存，即存太極之中也，亦即存天德也。天德無不善，無不誠，亦無不明。或有不善不誠不明，則乃後天人爲之惡之偽之邪，蔽其光蒙其明，遂其性也。中庸言性，故先自誠明，大學言教，故先自明誠。物各有性，而德即其性也。失其性即失其德矣，墮其性即墮其德，害其性即戕其德，違其性即反其德矣。如犬能守夜，犬之性也，亦即其德也。犬而不能守夜，即失其性矣，亦即失其德矣。盡性無他，盡天命之性天命之德，期天性之發展與天德之成就，達於至高境界之極地也。故中庸曰：「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修道之謂教。道也者，不可須臾離也，可離非道也。是故君子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懼乎其所不聞，莫見乎隱，莫顯乎微，故君子慎其獨也。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發而皆中節謂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達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而盡性乃率性之極致，至誠即明明德之本功。慎獨工夫即所以致

其誠守其中之工夫。總於內者至中，發於外者自至和，故曰：發而得中節謂之和。即發而皆合中合禮合至善也。中則和，和則生，故曰天地位，萬物育。良以誠乃吾性中本有，係得於天之至德。至誠則存諸內者至純至中至一，而發於外者亦自至當至宜至善。故誠亦即天地之中也。傳曰民受天地之中以生。天地之中德在人焉誠。故中庸曰：「既者，自成也，而道自道也。誠者，物之終始，不誠無物，是故君子誠之爲貴。誠者，非自成己而已也，所以成物也。成己，仁也。成物，知也。性之德也。合外內之道也，故時措之宜也。」又曰：「自誠明之謂性，自明誠之謂教，誠則明矣，明則誠矣。」誠身必由明善，明善即可誠身。能誠其身，則自明其明德而止於至善。能明其明德而止於至善，則自能誠其身矣。故中庸又曰：「唯天下至誠，爲能盡其性，能盡其性，則能盡人之性。則能盡人之性，能盡物之性，能盡物之性，則可以贊天地之化育。可以贊天地之化育，則可以與天地參矣。」良以至誠則吾人之明德自明而至中且自中矣，能中則與天地合其德，與日月合其明，與鬼神合其吉凶。是故大學治平之道，自誠意始。而明明德之道，即盡人合天之道，而使吾人幾於至善也。中庸第六章孔子之「一人皆曰予知，驩而納諸罟獲陷阱之中，而莫之知辟也。人皆無予知，擇乎中庸，而不能期月守也。」即老子之「守中」也。中乃天德，亦即明德，故守中亦即大學之明明德工夫。惟吾人受之於天之渾然純全至善精一之明德既明，則退可以聖，進可以王。而必定必進也。即明明德之主旨，在教人做人，做聖賢，而非所以教人做官或純以治平爲主旨。

做人做聖賢，本也；治平，末也。做人做聖賢，體也；治平，用也。做人而躋於聖賢之域，則自可勝任治國平天下之大事，而無隕越覆餗之虞也。故中庸曰：「素隱行怪，後世有述焉，吾弗爲之矣！君子遵道而行，半途而廢，吾弗能已矣。君子依乎中庸，遁世不見知而不悔，唯聖者能之。」又曰：「君子素其位而行，不願乎其外。素富貴行乎富貴，素貧賤行乎貧賤，素夷狄行乎夷狄，素患難行乎患難。君子無入而不自得焉。在上位不陵下，在下位不援上，正己而不求於人，則無怨，上不怨天，下不尤人，故君子居易以俟命，小人行險以徼幸。子曰，射有似乎君子，失諸正鵠，反求諸身。」故明明德實所以教以無入而不自得之道，教人以遷世不見知而不悔之道，教人以正己而不求於人，資己而恕人之道。守乎中，存乎誠，履乎禮，行乎恆，盡乎性，止乎至善，此明明德之道也。

五、新民之道

大學之道，在明明德，在新民。湯之盤銘曰：「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康誥曰：「作新民。」詩曰：「周雖舊邦，其命維新。」是故君子無所不用其極。「極，卽中也，卽明明德以止於至善也」。易大畜象曰：「大畜，剛健篤實輝光，日新其德。」上傳曰：「富有之謂大業，日新之謂盛德。」明己之明德以及於天下萬民之明德使之日進其德，日新其成而同幾於道之謂新民。不羈於古，不繫於世，不苟合於俗，而惟道是執，惟時是從，使萬民

日有所改，月有所異，歲有所不同而終有所成之謂新。恆而久，久而無窮無息之謂日新。易恆象曰：「恆亨，无咎，利貞。久於其道也。天地之道，恆久而不已也。……日月得天而能久照，四時變化而能久成，聖人久於其道而天下化成。觀其所恆，而天地萬物之情可見矣。」

吾人久於其道，則德日新，使民久於其道則民日新。商書曰：「德日新，萬邦惟懷。」又曰：「今嗣王新服厥命，惟新厥德，終始惟一，時乃日新。」孔子於中庸曰：「中庸其至矣乎？民鮮能久矣！」又曰：「道之不行也，我知之矣，知者過之，愚者不及也。道之不明也，我知之矣，賢者過之，不肖者不及也。人莫不飲食也，鮮能知味也。」是嘆民之不能行中庸之德而多過與不及也。亦即是言須以中德新民也。亦即是言明人之明德，使之日新又新也。孔子曰：「舜其大知也與，舜好問而好察邇言，隱惡而揚善，執其兩端而用其中於民，其斯以爲舜乎！」此即言舜以中德新民，以中道治民也。周書曰：「弘敷五典，式和民則，爾身克正，罔敢弗正。民心罔中，惟爾之中。」又曰：「非天不中，惟人在命。」又曰：「非德於民之中。」此即言明己之中德以及於民之中德而合天之中德也。一面如何使民——協於中，依於仁，約於禮，履於德，行於義，合於道，則在乎教。教所以導民，所以化民，古重政教合一，倫理與政治合一以此。夫法所以齊民，刑所以威民，教所以導民，政所以正民，德所以化民，倫所以律民，諸所以使民日新其德而幾於善而上合天人可無事而成無爲而治也。王陽明曾云：「大學自格物以至平天下，只是一個明明德，雖親民，亦明明德事也。」

（親民新民一也。）故大學之教與中庸之教，諸所以教人明明德也。今之天下國家，無不以教育為政治與立國之本者此也。而今之為教者，亦應知教育應以明明德與盡性之道，以使其至誠至善，方為主旨，方可收新民之効也。

六、止至善之道

大學之道，在明明德，在新民，在止於至善。明明德為體，新民為用，止至善為道。道者，路也，明明德與新民必由之路也。止至善即中庸之道，故明明德新民諸必求其做到無過無不及不可或過不可或不及而至高至善，恰到好處之境界，亦即必求其合厥中之境界。故大學之道即中庸之道而大學之教亦即中庸之教也。止非停止之意，而係止於中一之所以力行之之謂。故易良象曰：「義，止也。時止則止，時行則行，動靜不失其時，其道光明。艮其止，止其所止。」止其所止，即止於至善也。詩云：邦畿千里，惟民所止。詩云：緝熙于晝，以入而息。鳥乎？詩云：穆穆文王，於緝熙；為人父，止於慈；與國人交，如琢如磨，瑟兮僴兮，赫兮喧兮。自修也。瑟兮僴兮者，泊至善，民之不能忘也。詩云

： 載

子曰

知之

有

善

惟厥攸居，政事

不雜一而無二也。老子云：「上善若水，水利萬物而不爭，處人之所惡，故幾於道。居善地，心善淵，與善人，言善信，政善治，事善能，動善時。夫惟不爭，故無尤。」又云：「知足不辱，知止不殆。」不殆者，止於至善之所又何殆。何謂至善，老子認為若「水」，水利萬物而不爭，此至善之道乃以服務於社會人羣國家民族之服務的人生觀也。中爲天德，天德何私，惟水近之，故老子引以爲喻。莊子曰：「知止於所不知，至矣。」止於所不知者，止於天道之「中」也，即止於中庸所謂君子之道也。中庸曰：「君子之道，費而隱，夫婦之恐，可以與知焉，及其至也，雖聖人亦有所不知焉。夫婦之不肖，可以能行焉，及其至也，雖聖人亦有所不能焉。天地之大也，人猶有所憾。故君子語大，天下莫能載焉，語小，天下莫能破焉。詩云：『鸛飛戾天，魚躍於淵，言其上下察也。君子之道，造端乎夫婦，及其至也，察乎天地。』又云：『子曰：道不遠人，人之爲道而遠人，不可以爲道。詩云：『伐柯伐

利，此以沒世不忘也。」孔

大畏民志，此謂知本。此謂

民之明德諸明而止於至善，又

「虛善以動，動惟厥時。有其

備，有億萬惠。無啓寵納侮，無恥過作非。

「思不出其位。」醇者，一而

居善地，

故幾於道。居善地

，心善淵，與善人，言善信，政善治，事善能，動善時。夫惟不爭，故無尤。」又云：「知

足不辱，知止不殆。」不殆者，止於至善之所又何殆。何謂至善，老子認為若「水」，水利

萬物而不爭，此至善之道乃以服務於社會人羣國家民族之服務的人生觀也。中爲天德，天德

何私，惟水近之，故老子引以爲喻。莊子曰：「知止於所不知，至矣。」止於所不知者，止

於天道之「中」也，即止於中庸所謂君子之道也。中庸曰：「君子之道，費而隱，夫婦之恐

，可以與知焉，及其至也，雖聖人亦有所不知焉。夫婦之不肖，可以能行焉，及其至也，

雖聖人亦有所不能焉。天地之大也，人猶有所憾。故君子語大，天下莫能載焉，語小，天下

莫能破焉。詩云：『鸛飛戾天，魚躍於淵，言其上下察也。君子之道，造端乎夫婦，及其至也

，察乎天地。』又云：『子曰：道不遠人，人之爲道而遠人，不可以爲道。詩云：『伐柯伐

柯，其則不遠，執柯以伐柯，睨而視之，猶以爲遠。故君子以人治人，改而止。忠恕違道不遠，施諸己而不願，亦勿施於人。君子之道四，丘未能一焉；所求乎子以事父，未能也；所求乎臣以事君，未能也；所求乎弟以事兄，未能也；所求乎朋友，先施之，未能也。（先施之，對朋友爲至善之道可止。庸言之行，庸言之謹，有所不足，不敢不勉，有餘不敢盡，言願行，行願言，君子胡不慥慥爾。）此皆言止至善之道也。天地人時事物六者，各有至善之所，而每一事物每一時地，又諸各有其至善之所可止。此所卽德。故萬事萬德，萬物萬德。合於中卽止於至善卽爲德。古人言德各殊，括言之可得十。十德何？曰：「公、誠、忠、孝、信、智、仁、勇、義、和。」吾人守此十德以爲行爲之準則則合乎中庸之道。且每一德亦諸莫非中庸之德也。故孔子緝顏淵曰：「回之爲人也，擇乎中庸，得一善，則拳拳服膺，而弗失之矣。」然如何知斯爲至善而庸之也？曰：爲近取譬，推己及人。以吾之心，度人之心，以吾之情，度人之情，以吾之欲，度人之欲，以吾之意，度人之意。凡己所不欲，勿施於人，己所至欲，先施於人。斯之爲至善之準繩。所謂絜矩之道，所謂忠恕之道，所謂三綱五常之禮，所謂人倫日用之德，諸至善之準則也。

知止至善，則自有成有得矣，故孔子曰：「知止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靜，靜而后能安，安而后能慮，慮而后能得。」知止者，知止於至善止於中也。知中而止之則自有定而無可或變或移矣。故老子云：「道常無名，始制有名。名亦既有，夫亦將知止。知止所以不殆。」

孟子所謂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之大丈夫，與乎殺身成仁，捨身取義之志士，與乎不以天下國家易志，不以禍難死生易心之君子，諸定之工夫也。定則靜。靜則復命。老子云：「致虛極，守靜篤。萬物並作，吾以觀其復。夫物芸芸，各歸其根。歸根曰靜，靜曰復命，復命曰常，知常而明。不知常，妄作凶。」常者，中也。易之洗心退藏於密，文王之輯熙，成王之基命宥密，孟子之不動心，諸靜之功夫也。故老子又云：「我無爲而民自化，我好靜而民自正，我無事而民自富，我無欲而民自樸。」蓋清靜則可爲天下正。水靜則燭鬚眉，平中準，而況於人乎，况於心神乎。靜則安，書云：「安汝止。」造乎其極，便是堯舜禹湯文武之安，孔老佛耶莊墨之安。安則穆穆純純，與天地并與萬物一矣。處貧賤與富貴，處死與處生等矣。能安則心有主而神有定，不隨物遷，不爲外感，渾然寂然，積仁累功，集義凝道，可以主敬存誠，可以盡性復命，可以克己復禮歸仁，可以收放心，養正氣，以至於內聖外王之境矣。安則能慮，書曰：「慮善以動，動惟厥時。」蓋必安而后能有真粹純一不雜之慮，如明鏡之必須無塵，其照方明方全也。慮者，慮至善之道，以爲行爲之準則也。可以行則行，可以止則止，可以進則進，可以退則退，可以取則取，可以予則予，可以生則生，可以死則死。故曰：「慮而后能得。慮乎至善之道以爲宅心之所且從而固執篤行之，又何患其不有得哉！故大學中庸，乃教人以知行並進，內外互養，黜靜交修，天人合一之功，及以至德凝道，正位凝命，黃中適理，配極致和之道也。內而有聖德之修，外自可居帝王之位。

未有無歸內而能有諸外者也。故曰：「物有本末，事有終始，知所先後，則近道矣。」明明德以修身，本也；新民以圖治平，末也。知止於至善而固執篤行之，始之事也；由定靜安而思慮圖謀以有得有成，終之事也。知先本始而後終末，則幾乎可語守中，故曰近道。行之恆，守之久，至死勿失，則可謂之道矣！故又曰：「自天子以至於庶人，壹是皆以修身爲本。其本亂而未治者，否矣。其所厚者薄，而其所薄者厚，未之有也。」或云止至善與中庸之道，卽死生之道，止至善與中庸之學，卽死生之學。其實，完生卽所以完死，善生卽所以善死。居易以俟命，體順以安天，言生卽有死在。是故孔子罕言「死」也。

七、格物之道

大學曰：「古之欲明明德於天下者，先治其國；欲治其國者，先齊其家；欲齊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誠其意；欲誠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誠，意誠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修，身修而后家齊，家齊而后國治，國治而后天下平。」是卽平天下之本在治國；治國之本在齊家；齊家之本在修身，修身之本在正心，正心之本在誠意，誠意之本在致知，致知之本在格物。格物者，格去物慾物累外誘外染以存天命之明德而求能止於中正至善之道也。格者，外也，去也，正也。孔子曰：「道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恥；道之以德，齊之以禮，有恥且格。」又曰：

「夫民，教之以德，齊之以禮，則民有格心。教之以政，齊之以刑，則民有慝心。」又曰：「一言有物而行有格也。」書曰：「格其非心。」孟子曰：「人不足與適也，政不足閒也，惟大人爲能格君心之非。」非卽物窮理之謂也。司馬溫公張橫渠俱謂爲去物慾。王陽明初亦作卽物窮理而格庭前竹子，十日人病仍格不出道理來。任何一種科學之發明或政治之改進方案，諸卽事卽物以窮理之功也，然無益於明德新民誠正修齊之道則甚明。易乾言孔子曰：「閑邪存其誠，善世而不伐，德博而化。」閑邪卽是格物。誠卽天性卽明德，物格卽能存其誠，亦卽能盡其性明其明德。否則誠與性與明德，爲邪所累而不能獲真知真理矣。格物如拂明鏡之塵，明鏡本明晶瑩潔，外爲塵物所蔽，則內不能照。拂塵卽格物工夫。不爲世累，不爲物害，不爲形役，不爲念使，不爲人任，不爲名勞，不爲利驅，不爲生死累，以無爲有，滅跡合天，此格物之工夫也。故老子曰：「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聾，五味令人口爽，馳騁田獵令人心發狂，離得之貨，令人行妨。是以聖人爲腹不爲目，故去彼取此。」蓋物慾外累不去而正之，則無以存天地之正氣而立宇宙之操節。感於名者屈於名，感於利者屈於利，感於物者屈於物，感於私者屈於私，感於聲色者屈於聲色，感於情慾者屈於情慾，感於享樂者屈於享樂，感於生死者屈於生死。果如是，則驕奢淫佚，貪污奸鄙，敗名喪節，賣國害友，失身戕性，無所不用其極矣！蓋窮天下之物以填其慾，則物不可窮，而慾亦無止時，勞生以幾形，而形不可養，是卽喪己於物，失性於慾矣。樂記云：「人心之動，物使之然也。」又

云：「人生而靜，天之性也，感於物而動，性之慾也。物至而知，然後好惡形焉。好惡無節於內，知誘於外，不能反躬，天理滅矣。夫物之感人無窮，而人之好惡無節，則是物至而人化物也。人化物者，滅天理而窮人慾者也。於是有悖逆詐僞之心，有淫佚作亂之事，是故強者脅弱，衆者暴寡，知者詐愚，勇者苦怯，疾病不養，老幼孤獨不得其所，此大亂之道也。」是以必須格去物慾外勝而正之，求歸物而不爲物累，以爲存養省察，致知存誠，明德盡性之地也。故道德修養，卽所以使吾人自己之意志與一般之自然律一致，使吾人自己之本性與最高之理性一致而行動，藉以脫離外物之束縛與情慾之奴役。亦卽所謂敬身成身之道也。何謂敬身成身？孔子曰：「君子過言則民作辭，過動則民作則。君子言不過辭，動不過則，百姓不命而敬恭，如是則能敬其身。」又曰：「古之爲政，愛人爲大。不能愛人，不能有其身；不能有其身，不能安土；不能安土，不能樂天；不能樂天，不能成其身。」樂天者，效法天道而樂行也。「如日月東西相從而不已，是天道也。不閉其久，是天道也。無爲而成，是天道也。已成而明，是天道也。」樂行天經則成身。何謂成身？孔子曰：「不過乎物。」又曰：「仁人不過乎物，孝子不過乎物。」所謂「不能愛人，不能有其身」者，卽老子「天長地久；天地之所以長且久者，以其不自生，故能生長。是以聖人後其身而身先，外其身而身存，非以其無私邪，故能成其私」之道。外身卽格物工夫。身卽物也，天下，物之至大者也。故外物者，卽外物、外事、外名、外利、外念、外慾、外形、外身、外生、外死、外天下

國家也。老子有言曰：「寵辱若驚，貴大患若身。何謂寵辱若驚？寵爲上，辱爲下，得之若驚，失之若驚。是謂寵辱若驚。何謂貴大患若身？吾之所以有大患者，爲吾有身，及吾無身，吾有何患。故貴以身爲天下，若可寄天下，愛以身爲天下，若可託天下。」是故治平之道，必自格物始也。能格物則萬物無足撓心，萬物無足撓心則靜，靜則明，明則可觀物於始而知其微，阻患於終而精其察，立正氣於天地而不可奪，垂聖德於宇宙而不可搖矣！古之所謂坐忘，心齋，懸解，櫻寧，諸格物之工夫也。而養氣持志，誠意正心，養生存神，皆德明道，諸必須以此格物工夫爲之基也。故莊子曰：「至禮不人，至義不物，至知不謀，至人無親，至信辟金，微志之勃，解心之謬，去德之累，達道之塞。富貴顯嚴名利六者，勃志也，容動色理氣意六者，謬心也，惡欲喜怒哀樂六者，累德也，去就取與知能六者塞道也，此四六者不遺胸中則正，正則靜，靜則明，明則虛，虛則無爲而無不爲也。」吾人如能不以人物利害富貴名利觸患憂樂相櫻，則不失己，不失己方能有己。故莊子外物篇曰：「唯至人乃能遊於世而不僻，順人而不失己，彼教不學，承意不彼。」其「至人無己，神人無功，聖人無名。」與老子之「生而不有，爲而不恃，長而不宰。」諸格物之極功也。且夫無之而外易，有之而外難。有天下而能外天下，有國而能外國，有我而能外我，有物而能外物，外之而若無則望矣。外之而能忘之，忘之而連忘之之意之忘亦忘，斯真若無矣！有物而未始有物而未始有夫未始有物，斯無之至矣！其所以然者，蓋必無之方能存也。此天道也。故莊子曰：「有土

者，有大物也，有大物者，不可以物，物而不物，故能物物。明乎物物之非物也，豈獨治天下百姓而已哉！一有有而不以有爲有，無有而不以無爲無，斯有無一矣。有爲而不以爲有爲，無爲而不以無爲爲無爲，斯無爲有爲一矣！取一勺水而貯之杯中，似有矣！然而非有也，其有也可有幾何時之有，若欲此水長存而真有，則莫若覆水於海中。海在而水亦永在，故藏水於杯，莫若藏水於水也，是以藏有於無，藏生於死，藏合於不合，藏一於不一，唯道德者能之。然而莫若藏人於人，藏物於物，藏事於事，藏天下於天下。此聖人遊於物之所不得遁而常存常有之道也。故格物實所以有物。而養陰存陽，約性完命，克己復禮，中致和，實乃格物之要功也。

八、致知之道

致知者，致明明德新民止至善之知，亦即誠正修齊治平之知，所以躋人於內聖外王之域也。致知之道，首在格物，物格則知無不至矣。王陽明增之而倡致良知，其實則一也。物格而後知至之知，自然爲真知爲良知矣！不然則無須乎格物也。物格而後心明，心明而後神一，神一而後知止，知止而後有定，定而後能靜，靜而後能安，安而後能慮，慮而後能得。得者，得道也，卽真知也。真知之知，言知則行在，言行則知在。不知不能行，不行不能知。知之必能行，行之必能知。故曰：知至而後意誠，意誠而後心正，心正而後身修，身修而後

家齊，家齊而后國治，國治而后天下平。言誠意、正心、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自有行在。而始於知至。蓋知不至而能行道者未之有也。知至而行不達者，亦未之有也。蓋言知至卽有行在。知卽是行，行卽是知，無知便無行，無行亦無知，無知無行之行，亦無無行之知。（非指盲行盲知言）是之謂知行合一。知有淺深，行有大小，故所謂知難行易，知易行難者，諸係就知中分出行，行中分出知而言，就其淺與小者而言，若就其深與大者而言，則一也。萬物亦一也，何況知行乎。致知之道，次在卽物窮理，格物，非卽物窮理也，致知，方爲卽物窮理。物格之後，則無物念，無我念，無名位富貴利害苦樂生死念，則心意無一塵無一物無一絲毫之私與偏。再卽之而窮其理，（卽當時所處環境中面臨於吾人之前之事物而窮其理之所當爲所不當爲以爲行爲之準則。）求其理之當於人情之宜，當於人心之中，合於禮，符於義，而無或過無或不及，放之四海而皆準，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則可止可居可行。夫如是，方得謂爲天下之至善。以此至善行之於意則誠，行之於心則正，行之於身則修，行之於家則齊，行之於國則治，行之於天下則公矣。惟卽物窮理，非卽凡事凡物以窮理，而係卽吾人人倫日用之事物以窮理，且係由身起。故中庸曰：「君子之道，辟如行遠必自邇，辟如登高必自卑。」老子曰：「爲多於少，爲大於細，圖難於易，天下難事必作於易，天下大事，必作於細。合抱之木，生於毫末，九層之台，始於累土，千里之行，始於足下。是以聖人終不爲大，故能成其大。」故求多知罔知者，結果便一無所知。此致知之所以必須從吾

人人儉日用之事物始也。然以其係致明明德新民至善止之知，故不可不力求其知之爲精一純至真實之知。是以中庸曰：「博學之，審圖之，慎思之，明辨之，篤行之。有弗學，學之弗能弗措也。有弗問，問之弗知弗措也。有弗思，思之弗得弗措也。有弗辨，辨之弗明弗措也。有弗行，行之弗篤弗措也。人一能之己百之，人十能之己千之，果能此道矣，雖愚必明，雖柔必強。」此致知之法也。因大學中庸之道，亦卽人之所以爲人，人之所以異於禽獸之道，故必弗明弗至弗知弗措也。

九、誠意之道

正心必先誠意。意者，吾人之神，生命之主宰，心之司命也。故大學曰：「欲正其心者，先誠其意。」渾然自然而入於天之謂誠。誠者，得之天命之本然，真實无妄而著於德者也。故易曰：「閑邪存其誠。」老子曰：「能嬰兒乎？」易无妄曰：「无妄，元亨利貞。其匪正有眚，不利有攸往。」象曰：「无妄，剛自外來而爲主於內，動而健，剛中而應，大亨以正，天之命也。其匪正有眚，不利有攸往。无妄之往，何之矣，天命不祐，行矣哉！」象曰：「天下雷行，物莫不妄，先王以茂對時育萬物。」无妄，誠也，天之命也。故中庸曰：「誠者，天之道也。思誠者，人之道也。自誠明謂之性。」唯天下至誠，爲能盡其性。」又曰：「誠者，天之道也。思誠者，人之道也。天之道，自生，自爲，自成，自然。使人反於自然，卽爲人之道，卽以

凡合天者，亦曰誠。此自然主義思想。與道家之自然主義思想根本無有二致。又曰：「誠者不
變而中，不思而得，從容中道，聖人也。誠之者，擇善而固執之者也。」是以「在下位不踐
乎上，民不可得而治矣。獲乎上有道，不信乎朋友，不獲乎上矣。信乎朋友有道，不願乎親
，不信乎朋友矣。順乎親有道，反諸身不誠，不順乎親矣。誠身有道，不明乎善，不誠乎身
矣。」誠身爲一切及修齊治平之本，然必明乎善，必擇善而固執之，此卽大學之止至善也。
不止至善，則誠雖自發，以其爲誠之者之人之道之誠，故將有偏矣！有偏則不當，不當則不
中，不中則爲過與不及矣。欲求其無過無不及，則必求其止至善。至善則至誠矣。故中庸又
繼唯天下至誠，可以盡人物之性，贊天地之化育而參天地之後曰：「其次致曲，曲能有誠，
誠則形，形則著，著則明，明則動，動則變，變則化。唯天下至誠爲能化。」又曰：「至誠
之道，可以前知。國家將興，必有預祥，國家將亡，必有妖孽。見乎蓍龜，動乎四體，禍福
將至，善必先知之，不善必先知之，故至誠如神。」又曰：「故至誠無息。不息則久，久則
微，微則悠遠，悠遠則博厚，博厚則高明。博厚，所以載物也；高明，所以覆物也；悠久，
所以成物也。」悠久，卽易之恆卦也，天之禮在易之恆卦，而其道卽自行健，自強不息。
博厚配地，高明配天，悠久無疆。「人與宇宙一體與天地合德也。」如此者，不見而章，不
勸而變，無爲而成。「無爲，天道也。君道也。故無爲之學，亦卽君學也。」天地之道，可
一言而盡者，其爲物不貳，則其生物不測。天地之道，博也，厚也，高也，朗也，攸也，久

也。今夫天，斯昭昭之多，及其無窮也，日月星辰繫焉，萬物覆焉。今夫地，一撮土之多，及其廣厚，載華嶽而不重，振河海而不洩，萬物載焉。今夫山，一卷石之多，及其廣大，草木生之，禽獸居之，寶藏興焉。今夫水，一勺之多，及其不測，黿鼉蛟龍魚鼈生焉，貨財殖焉。〔此君學之所以貴法天則地也。〕詩云：維天之命，於穆不已。蓋曰天之所以爲天也。於乎不覯，文王之德之純，蓋曰文王之所以爲文，純亦不已。〔無息不已，所以言大道之運行，大氣之化育，大生命之持續，大德行之教化也。〕故又曰：「唯天下至誠，爲能經綸天下之大經，立天下之大本，知天地之化育。夫焉有所倚。〔無所倚，則自合乎時中之道矣。〕」肫肫其仁，淵淵其淵，浩浩其天。苟不固聰明聖知達天德者，其孰能知之。〔誠則明，明則誠。誠就性言，明就心言。明則智，強則勇，誠則仁。明強發乎誠，智勇發乎仁。孔門之言仁者生言化，卽大學中庸中之言誠也。亦卽中之道也。由上以觀，可知君子之所以貴乎以誠自成也。〕

誠意之道，首在無妄，次在閑邪，次在毋自欺，次在慎獨。故大學傳曰：「所謂誠其意者，毋自欺也。如惡惡臭，如好好色，此之謂自謙。故君子必慎其獨也。小人閒居爲不善，無所不至，見君子而后厭然，揜其不善而著其善。人之視己，如見其肺肝然，則何益矣。此謂誠於中，形於外，故君子必慎其獨也。曾子曰：「十目所視，十手所指，其嚴乎。富潤屋，貧潤躬，心廣體胖，教君子必誠其意。〔惟此，猶未至焉也，誠意之至者，在不動意。不

勝意者，非意之真不動，而爲意之動，不爲外感所擾物欲所擾而動，自動而正而中而純而一，合於理，當於心，契於時，無偏倚邪蔽不善之謂也。莊子所謂「舛斷而天隨」者近之。故誠之至者，無意爲首，忘意次之，誠意定次之，慎獨則乃「正意」之功也。論語稱「子絕四，毋意，毋必，毋固，毋我。」毋，史記作無，是。即無意，無必，無固，無我也。天地之爲物也，又有何意存乎哉！任其自然自爲自行而已矣！

十、正心之道

修身在正其心。心者，知之主也。何謂正，止於一之謂正。一者，中也，至善也。故止於中一至善之理之謂正心。心不正則知不得正行亦不得正，知行不正則身不得修。心無一物則心自正。故大學傳曰：「所謂修身在正其心者：心有所忿懣，則不得其正，有所恐懼，則不得其正，有所好樂，則不得其正，有所憂患，則不得其正。」此即言格物也。心不在焉，視而不見，聽而不聞，食而不知其味。顏淵問仁，子曰：「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此謂修身在正其心。《禮記》曰：「飲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死亡貧苦，人之大惡存焉。故欲惡者，心之大端也。人藏其心，不可測度也。美惡皆在其心，不見其色也。欲一以窮之，舍禮何以哉。」心無物則無爲，無爲則自正。故孔子曰：「心無爲也，以守至正。」守至正，即守中守一守禮也。何謂禮？禮器有言曰：「禮

也者，合於天時，設於地財，順於鬼神，合於人心，理萬物者也。」又曰：「禮時爲大，順次之，讓次之，宜次之，稱次之。堯授舜，舜授禹，湯放桀，武王伐紂，時也。詩云：匪知其猶，聿追來孝。」故正心以時中爲大。詩云：「上帝臨汝，無貳爾心。」無貳爾心，止於一也，卽正心也。曲禮所謂：「敖不可長，欲不可從，志不可滿，樂不可極。」曾長從滿極，則不得正也。君子不但求正其行，且須求正其心。心之正與不正，人不得而見，不得而知也。君子其於人不見不知之際，不可有一念之差，一動之忒。孟子所謂「不動心」，卽使心不爲物物之交感於中而動也。而「收放心」，亦卽收己爲物感所動所放之心，收而使之正也。宅心於中一之所則自正。久而久之，浩然之氣，卽油然而生也。故所謂養天地正氣，卽使此心宅於中一至善之所所至大至剛至中至正至純至一之氣也。孟子之善養其浩然之氣，卽在其善正其心也。何以正心？曰：持其志，毋暴其氣。曰：虛其心，毋從其欲。曰：以仁存心，以禮存心，并養其不忍人之心。孟子認人皆有不忍人之心。由之而認無惻隱、羞惡、辭讓、是非之心者，非人也。蓋「惻隱之心，仁之端也，羞惡之心，義之端也，辭讓之心，禮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故養此惻隱、羞惡、辭讓、是非之心，以達於仁義禮智之德。其心自得正矣。故又曰：「君子之所以異於人者，以其存心也。君子以仁存心，以禮存心。」惟上焉者，在使心有虛無寂寞恬淡之境界。有虛無寂寞恬淡之境界，則自不動於外而正於中矣。遊心於淡，遊心於無，遊心於物之初，則合於天，不待正而自正矣。良以心不

正則身無由修。君子之所貴者，不在行爲之已顯，而在心意之初動也。中庸有言：「詩云：衣錦尙絢，惡其文之著也。故君子之道，闇然而日章，小人之道，灼然而日亡。君子之道，淡而不厭，簡而文，溫而理。知遠之近，知風之自，知微之顯，可與入德矣。詩云：潛雖伏矣，亦孔之昭。故君子內省不疚，無惡於志。君子之所不可及者，其唯人之所不見乎。詩云：相在爾室，尙不愧於屋漏。故君子不動而敬，不言而信。詩曰：奏假無言，時靡有爭。是故君子不賞而民勸，不怒而民威於鈇鉞。詩曰：不顯惟德，百辟其刑之。是故君子篤恭而天下平。詩云：予懷明德，不大聲以色。子曰：聲色之於化民也，末也。詩曰：德輅如毛。毛猶有倫，上天之載，無聲無臭，至矣！」無聲無臭，德之至也，正心而達於天德，以天德擬天道，則自可無爲而國治，篤恭而天下平也。

十一、修身之道

修身爲齊家治國平天下之本，所以正己立己成己達己也。正己所以正人，立己所以立人，成己所以成人，達己所以達人。故孔子曰：「政者，正也。子率以正，孰敢不正。又曰：『文武』之政，布在方策。其人存則其政舉，其人亡，則其政息。人道敏政，地道敏樹。夫政也者，蒲盧也。故爲政在人，取人以身。修身以道，修道以仁。仁者，人也，親親爲大。義者，宜也，尊賢爲大。親親之殺，尊賢之等，禮所生也。故君子不可以不修身；思修身，

不可以不事親；思事親，不可以不知人；思知人，不可以不知天。天下之達道五，所以行之者三；曰君臣也，父子也，夫婦也，昆弟也，朋友之交也。五者天下之達道也，知仁勇三者天下之達德也。所以行之者，一也。或生而知之，或學而知之，或困而知之，及其知之，一也。或安而行之，或利而行之，或勉強而行之，及其成功，一也。好學近乎知，力行近乎仁，知恥近乎勇。知斯三者，則知所以修身，則知所以治人，知所以治人則知所以治天下國家矣。此以知仁勇三達德行若臣父子夫婦昆弟朋友五達道爲修身之道。然修身內始於誠意，誠意以格致爲本。外始於事親，事親以孝爲本。故中庸引舜文王武王周公以爲吾人修身之模範。其言曰：「子曰：舜其大孝也與？德爲聖人，尊爲天子，富有四海之內，宗廟饗之，子孫保之。故大德必得其位，必得其祿，必得其名，必得其壽。故天之生物，必因其材而篤焉。故栽者培之，傾者覆之。詩曰：嘉樂君子，憲憲令德，宜民宜人，受祿於天，保命佑之，自天申之。故大德者必受命。」子曰：無憂者，其唯文王乎？以王季爲父，以武王爲子，父作之，子述之。武王纘大王王季文王之緒，壹戎衣而有天下。身不失天下之顯名，尊爲天子，富有四海之內，宗廟饗之，子孫保之。武王未受命，周公成文武之德，追王大王王季，上嗣先公以天子之禮。斯禮也，達乎諸侯大夫及士庶人。父爲大夫，子爲士，葬以大夫，祭以士。父爲士，子爲大夫，葬以士，祭以大夫，期之喪，達乎大夫，三年之喪，達乎天子。父母之喪，無貴賤，一也。」子曰：武王周公，其達孝矣乎？夫孝者，善繼人

之志，善述人之事者也。春秋修其祖廟，陳其宗器，設其裳衣，薦其時食。宗廟之禮，所以序昭穆也。序爵，所以辨貴賤也。序事，所以辨賢也。旅酬爲上，所以遠賤也。燕毛，所以序齒也。踐其位，行其禮，奏其樂，敬其所尊，愛其所親，事死如事生，事亡如事存，孝之至也。郊社之禮，所以事上帝也，宗廟之禮，所以祀乎其先也。明乎郊社之禮，禘嘗之義，治國其如示諸掌乎！」是故修身之道，孝爲先。五倫之德，曰：父慈子孝，君仁臣忠，夫和婦順，兄友弟恭，朋友以信義。

中庸曰：「大哉聖人之道，洋洋乎發育萬物，峻極于天，優優大哉，禮儀三百，威儀三千，待其人而後行。故曰：苟不至德，至道不凝焉。故君子尊德性而道問學，致廣大而盡精微，極高明而道中庸，溫故而知新，敦厚以崇禮。是故居上不驕，爲下不倍。國有道，其言足以興，國無道，其默足以容。詩曰：既明且哲，以保其身，其此之謂與！」又云：「子曰：愚而好自用，賤而好自尊，生乎今之世，反古之道，如此者，裁及其身者也。非天子，不議禮，不制度，不考文。雖有其位，苟無其德，不敢作禮樂焉。雖有其德，苟無其位，亦不敢作禮樂焉。子曰：吾說夏禮，杞不足徵也，吾學殷禮，有宋存焉，吾學周禮，今用之，吾從周。」又云：「王天下有三重焉。其寡過矣乎！上焉者，雖善無徵，無徵不信，不信民弗從。下焉者，雖善不尊，不尊不信，不信民弗從。故君子之道，本諸身，徵諸庶民，考諸三王而不繆，建諸天地而不悖，質諸鬼神而無疑，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質諸鬼神而無疑，知天

。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知人也。是故君子動而世爲天下道，行而世爲天下法，言而世爲天下則。遠之則有望，近之則不厭。詩曰：在彼無惡，在此無射，庶幾夙夜，以永終譽。君子未有不如此，而蚤有譽於天下者也。一又云：「仲尼祖述堯舜，憲章文武，上律天時，下襲水土。辟如天地之無不持戴，無不覆幬，辟如四時之錯行，日月之代明。萬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小德川流，大德敦化，此天地之所以爲大也。」一又云：「唯天下至聖，爲能聰明睿智，足以有臨也；寬裕溫柔，足以有容也；發強剛毅，足以有執也；齊莊中敬，足以有敬也；文理密察，足以有別也。博博淵泉，而時出之。博博如天，淵淵如淵。見面民莫不敬，言而民莫不信，行而民莫不說。是以聲名洋溢乎中國。施及蠻貊，舟車所至，人力所通，天之所覆，地之所載，日月所照，霜露所隊，凡所血氣，莫不尊親，故曰配天。」一凡此，諸莫不爲修身之道。由人道而天道，由人德而天德，亦諸莫不非君德之最高修養也。古者教人修身做人之道，其稱名不一，然要皆以「中」德爲道體之元。而總歸之諸必須求其當於禮合於時而無悖乎中一至善之理也。當行則行，當止則止，當進則進，當退則退，當取則取，當予則予，當生則生，當死則死。臨財不苟取，臨名不苟得，臨位不苟居，臨難不苟免，臨禍不苟避，臨死不苟生。當與不當，總求其當（去聲）於天理人心之「中」也。故古之所謂知仁盡義中和，所謂知仁勇，所謂仁壽禮智信，所謂孝弟忠信，禮義廉恥，所謂忠孝仁愛信義和平，所謂忠恕敬慎勤儉忍讓謙惠慈約。第一切固有道德之標準，及吾所提出之公

處孝儉智仁勇義和十大君德修養。(見拙著世界偉人成功秘訣之分析。)諸莫非由此「中」德之演也，亦即「至善」之聖德之演也。故曰：修身則道立。又曰：身修而后家齊，家齊而后國治，國治而后天下平也。修身以其難，則齊家治國平天下之易者自易之又易矣。故大學傳曰：「所謂齊家在修其身者，人之所親愛而辟焉，之所賤惡而辟焉，之所畏敬而辟焉，之所哀矜而辟焉，之所敖惰而辟焉！故好而知其惡，惡而知其美者，天下鮮矣！故諺有之曰：人莫知其子之惡，莫知其苗之碩。此謂身不修不可以齊其家。」此以中正無倚之德望人以此修身也。目莫見其眉，人莫見其背也，知人不易，而知己更難，正人不易，而正己更難。一日二十四小時，一年三百六十日，一生數數百年，其可有一刻忽乎哉！故君子貴慎乎心意之動之初之微，貴慎乎人不知不見鬼不覺不聞獨行獨爲獨思獨計之時。隱者合於德矣，則日常生活習慣行爲之顯者自無不合於德矣。故孔子曰：「鬼神之神，其盛矣，視之而弗見，聽之而弗聞，體物而不可遺。使天下之人，齊明盛服，以承祭祀，洋洋乎，如在其上，如在其左右。詩曰：神之格思，不可度思，矧可射思。夫微之顯，誠之不可揜，如此夫。」今之爲政修身者，多去其誠而飾其僞，隱其好而揚其忠，蔽其貪而暴其廉，蔽其惡而顯其善。朋比爲黨，黨羽爲私，公爾爲己，國爾爲家。有名必爭，有利必奪，有位必圖，有責必推，有害必避，有禍必委。嗚呼！此盜賊之所不宵，豈可望國之得治哉！故修養之道，始於格致誠正，顯貴慎乎鬼神也。而致知之所以貴乎實踐力行者，亦在此也。故子貢問君子，孔子曰：「一

釋其。而從之。」又曰：「君子欲訥於言而敏於行」。言行一致，內外一致，窮達一致，死生一致。守中不變，是卽爲君子也。故曰：「富與貴，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處也。貧賤，是人之所惡也，不以其道去之，不去也。」修身之目的，在使吾人大之則爲聖人，小之則爲強者。聖人則與天地合德，與日月合明，故曰至誠可以前知。前知者，因歷史大流文化大趨之必然性而知也，如轉圓石於千仞之懸巖，知其必下至巖底之原方止之知也。此唯聖者能之。小之則爲強者，強者有勇，大勇者必智，大智者必仁，大仁者必誠。故中庸記孔子答子路問強曰：「南方之強與，北方之強與，抑而強與。寬柔以教，不拔無道，南方之強也，君子居之，衽金革，死而不厭，北方之強也，強者居之。故君子和而不流，強哉矯！中立而不倚，強哉矯！國有道，不變塞焉，強哉矯！國無道，至死不變，強哉矯！」此言君子之強，必有和而不流中立而不倚之中和之德也。夫聖人之修身也；處人之所惡，取人之所棄，居人之所遺，存人之所外，欲人之所不欲，愛人之所不愛。之六者，自古迄今，鮮能之者。吾之所以懸爲自勵自守者八；曰：去私絕欲，保真守璞，執中抱一，習常致畜，無爲任自，體性抱神，存形善生，反天復道。惟此乃難之尤難者，聖人猶難之，吾不敢望，惟懸以爲守法耳！七十而后，或庶幾乎可知免矣。

十一、齊家之道

欲治其國，先齊其家。湯家人曰：「家人，利女貞。象曰：家人，女正位乎內，男正位

學外，男女正，天地之大義也。家人有嚴君焉，父母之謂也。父父，子子，兄兄，弟弟，夫夫，婦婦，而家道正，正家而天下定矣！「信乎父不父，子不子，兄不兄，弟不弟，夫不夫，婦不婦，而能家齊者，未之有也。其象曰：「風自火出，家人，君子以言有物而行有恆。」

「是言齊家必先修其身，中庸有言：「君子之道，辟如行遠，必自邇，辟如登高，必自卑。」詩曰：妻子好合，如鼓瑟琴，兄弟既翕，和樂且耽。宜爾室家，樂爾妻帑。子曰：父母其順矣乎。」是言君子如有志於天下，必自齊家始也。古者齊家之道，在父慈子孝，夫和婦順，兄弟友恭。長惠幼敬而妯娌穆。尤須使夫婦有別。夫婦有別者，卽此夫不得別有婦，此婦不得別有夫，彼此之夫婦諸各有別而無相亂倫以亂家也。家庭之和不齊，多自夫婦之相亂始。故易曰：「夫夫婦婦。」卽夫守夫道，婦守婦道，各守其道，各安其「分」。以使內外正也。一家之中，人人修身立德，守禮而不逾，亦卽各守其「分」所當行之事之道而行之，則自宜自適而合乎至善中庸矣。故大學傳曰：「所謂治國必先齊其家者，其家不可教而能教人者無之。故君子不出家而成教於國。孝者所以事君也，弟者所以事長也，慈者所以使衆也。康誥曰：如保赤子，心誠求之，雖不中不遠矣。未有學養子而后嫁者也。一家仁，一國興仁；一國興讓，一國興讓；一人貪戾，一國作亂；其機如此，此謂一言僨事，一人定國。堯舜帥天下以仁而民從之，桀紂帥天下以暴而民從之，其所令反其所好，而民不從。是故君子有誥誨而后求諸人，無誥己而后非諸人，所嚴乎身不恕，而能喻諸人者，未之有也。故治國在齊其

家。詩云：桃之夭夭，其葉萋萋，之子于歸，宜其家人。宜其家人，而後可以教國人。詩云：宜兄宜弟。宜兄宜弟，而後可以教國人。詩云：其儀不忒，正是四。其爲父子兄弟足法，而後民法之。此謂治國在齊其家。一良以孝吾之父以及人之父，以及天下人之父，則天下之爲父者，莫不得而安矣。慈吾之子以及人之子，以及天下人之子，則天下之爲子者莫不得而懷矣。敬吾之兄以及人之兄，以及天下人之兄，友吾之弟以及人之弟，以及天下人之弟，則天下之爲兄爲弟者，莫不得而親矣。齊吾之家以及人之家，以天下人之家，則天下國家莫不可得而定矣。是齊家之道即子萬民治國家之道也。盡人倫以教人紀，凡有血性，莫不然也。

十三、治國平天下之道

大學認爲平天下須先治其國，此與孫中山先生之欲講世界主義必先講民族主義之道一貫。治國之道，在使民化於道，同於德，共於政，齊於禮，依於法，制於令，一於上，勇於戰。而尤以修身爲本。大學曰：「自天子以至於庶人，壹是皆以修身爲本」。而中庸孔子答哀公問政與大學全旨一貫，無稍出入。其九經尤爲治國之不二法門。孔子告哀公曰：「天下國家有九經。曰修身也，尊賢也，親親也，敬大臣也，體羣臣也，子庶民也，來百工也，柔遠人也，懷諸侯也。修身則道立，尊賢則不惑，親親則諸父昆弟不怨，敬大臣則不眩，體羣臣則士之報禮重，子庶民則百姓勸，來百工則財用足，柔遠人則四方歸之，懷諸侯則天下畏之。」

齊矚盛服，非禮也。所以修身也。去讒遠色，賤貨而貴德，所以勸賢也。尊其位重其祿，所以勸士也。時使薄斂，所以勸百姓也。日省月試，既稟稱事，所以勸百工也。送往迎來，嘉善而矜不能，所以柔遠人也。繼絕世，舉廢國，治亂持危，朝聘以時，厚往而薄來，所以懷諸侯也。凡爲天下國，有九經，所以行之者，一也。此一者，誠也，中也。本文前認修身在行知仁勇三達德，以此三達德，行天下之五達道，而行三達德者爲一，卽誠，亦卽中。歸於誠，則與大學之誠意爲修齊治平之本相貫同，而其博學審問慎思明辨篤行，則卽格致之方法也。而其稱修身曰道立，曰非禮不動，所謂道，所謂禮，卽中也。大學傳末章提出絜矩之道。絜矩之道，卽中庸之道，亦卽中也。以中一至善之道治國，其民必善，其國必強。大學傳曰：「所謂平天下在治其國者；上老老而民興孝，上長長而民興弟，上恤孤而民不倍，是以君子有絜矩之道也。所惡於上，毋以使下；所惡於下，毋以事上；所惡於前，無以先後；所惡於後，毋以從前；所惡於右，毋以交於左，所惡於左，毋以交於右；此之謂絜矩之道。」詩云：樂只君子，民之父母。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惡惡之，此謂民之父母。詩云：節彼南山，維石巖巖，赫赫師尹，民具爾瞻。有國者，不可以不慎，辟，則爲天下僇矣。詩云：殷之未喪師，克配上帝，儀監于殷，峻命不易。道得衆則得國，失衆則失國。是故君子先慎乎德。有德此有人，有人此有土，有土此有財，有財此有用。德者，本也，財者，末也，外本內末，爭民施奪。是故財聚則民散，財散則民聚。是故言悖而出者，亦悖而入，貨悖而入者

，亦悖而出。康誥曰：惟命不于常，遵善則得之，不善則失之。楚書曰：楚國無以爲寶，能善以爲寶。舅犯曰：亡人無以爲寶，仁親以爲寶。秦誓曰：若有一個臣，斷斷兮，無他技，其心休休焉，其如有容焉。人之有技，若己有之；人之彥聖，其心好之，不啻若自其口出，彥能容之，以能保我子孫黎民，尚亦有利哉！人之有技，媚疾以惡之；人之彥聖，而違之，俾不通，疢不能容，以不能保我子孫黎民，亦曰殆哉！唯仁人，放流之，進諸四夷，不與同中國。此謂唯仁人，爲能愛人，能惡人。見賢而不舉，舉而不能先，命也。見不善而不能退，退而不能遠，過也。好人之所惡，惡人之所好，是謂拂人之性，菑必逮夫其身。是故君子有大道，必虛情以得之，驕泰以失之。生財有大道，生之者衆，食之者寡，爲之者疾，用之者舒，則財恆足矣。仁者以財發身，不仁者以身發財。未有上好仁而下不好義者也，未有好義而不事不終者也，未有府庫財非其財者也。孟獻子曰：畜馬乘不察於雞豚，伐冰之家，不畜牛羊，百乘之家，不畜聚斂之臣，與其有聚斂之臣，寧有數臣，此謂國不以利爲利，以義爲利也。長國家而務財用者，必自小人。彼爲響之，小人之使爲國家，作害並至，雖有善者，亦無如之何矣。此謂國不以利爲利，以義爲利也。由上可知大學中席治平之主旨，在注重——以中守國，以道正國，以禮治國，以法齊國，以財富國，以教強國，以德子萬民，以兵革威天下。修身親親，尊賢選能，講信修睦，明禮依仁，興絕舉廢，扶弱抑強，割大均小，救急濟困。以中國爲一人，以天下爲一家，非意之也。天下爲公，平等互助之理想所由致。

應。詳編古今中外歷史上任何一個國家之奮鬥，不能離開三民主義之範疇。非為民族主義而奮鬥，即為民權主義而奮鬥。否則便為民生主義而奮鬥。而三民主義即是求平等的主義，民權主義在求國內各民族之法律平等與世界各民族國際地位之平等，民權主義在求國內各階級政治地位之平等與世界各國各民族政治機會之平等。民生主義在求國內各人民經濟地位之平等與世界各國家民族經濟機會之平等。而其總目的則在濟世界於大同。此平等思想即是出發於中道思想。中則平正，平正則平等矣。大學中庸之祖祖思想與孝宗思想，即是求大生命之綿延持續與發展，亦即是民族思想之發軔點。之與民同好惡，道得衆則得國，失衆則失國，及夫子庶人一本之思想，與乎其賢人主義之政治思想，即是民主思想民權思想之發軔點。之以財發身之仁道與生衆食寡爲疾用節之生財大道之思想與乎其仁政主義思想，即是社會主義民生主義思想之發軔點。之維絕世界廢國，治亂存危，朝聘以時之懷諸侯之思想，即是天下爲公之國家思想國防思想軍國思想帝國思想之發軔點。惟由孫觀點出發之大軍國主義大帝國主義之國家主義思想，非爲黷武侵略之資本帝國主義之思想，而爲東方王道文化之大同主義思想，是以曰：「天下爲公，世界大同。」

中華民國三十一年十一月一日天石於今古樓

中華民國三十三年一月初版

大學中庸書

版權所
翻印必
有究

六元
元

版社
石

商印刷部

各大書店
旋書店

10

442211

11